



煉獄雜憶

“上饒集中營”續篇



一青著

東建國書社出版

7
9

007884



2926048

前言

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《上餘集中營》已經出版。他們寫的，可歌可泣的英雄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，我少寫了這一方面，多寫了些可笑可憎可憐的東西。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，到可成爲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著。

集中營裡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，我不會運用乾澀，或有從何說起之感。而且事隔有年，一時也記不起許多，所以我只能把記憶得出來的，零零碎碎湊起來，寫成這稿「雜憶」。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，有許多難友同志可以移證。其中年月日，數目字，事件順序，或有記錯，但亦不過「或有」而已。

人物的名姓，有的我確實忘記了，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。我的許多難友他們對我的熱情和友情，我是銘感終身的，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樣永不會忘。只是他們現在都遠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，未得他們的同意，寫出名姓，他們或許會不高興，而且於他們精神也有不便之處。

至於大小特工及其同類，在我與他們別後的幾年中，或許有的已經洗手不干過境，有的當官，正在做害人隱微的事了。我們要警惕，要反對，要消滅的是整個法西斯特工類的罪惡，而不是對某一個人的本身。只要他一旦放下屠刀，便可立地成佛。因此我也不寫出他們姓名，更沒有不勝忠厚，與人爲善之微意云爾。



一九四〇年十二月，我坐了五個多月的鐵籠牢監之後，被解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部，西出山莊。一座廟裡關着百多犯人，有漢奸，有強盜犯，有普通刑事犯，有政治犯，有帶着姨太太服侍的高等犯人，有穿着破單衣蜷縮在禾草堆裡的低等犯人，形形色色，洋洋大觀。

此中有一個和我同姓的難友，他本是少將軍衙門長，判了十四年徒刑，已坐了一年零。再過幾個月就可刑滿軍役的名義出去，自由地依法去殺罪敵了。他很熱情和我認了五百年的本家，對我特關切，一天早晨他急匆匆來通知我。

「你就要解到別的監房去哩！趕快點個。」

我問：「解到那裡去？」

「這不知道。這裡有三四處官司機關，每處不止一個監房。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嶺的監房，依你的案情，恐怕會到那邊去。」

我說：「已經換過五個監房，苦也苦够了，再苦也不過如此吧！」

「那不同！那不同！那邊真叫苦！」他鄭重地說。

「怎樣叫法呢？」

想了一下說：「總之，別的監房還有監房中的自由，那邊監房之中有監房，別處還是十八層上的地獄，那邊是十八層之下的。」

我問：「是不是特務機關？」

「正是！正是！是屬於特務人員監的。你趕快準備，東西不要多帶去，尤其是筆墨書籍。全身要搜查過的。錢藏好，有錢總可以少吃苦，最要緊！最要緊！」

我聽了他的指教。知道事情更不妙，把東西檢點了一下，把幾百塊錢分散藏在六七個衣袋中。不久，有兩個偵兵來押送我。那本來親友爲了個把快來，挑着衣物走。大路小路，繞繞轉轉，走了十多里。太陽快下山了，我問還有許多路，是不是上茅家壩。一個偵兵點了點頭。我的心沉下去，想此輩即使餓不死，也從此墮入深淵，不知何年何月爬出來。翻過小嶺，就見到山下一座孤廟，門口站着兩個兵，我硬着脖子到這門口。

廟門前有一個年青軍官走來，把我的鋪蓋衣包隨便揀揀了幾把，他指着院子說：「好！你就在這裏坐坐，等一會。」我把那本來親友的話，有些告訴他，他看着年青軍官還不見眼。

我坐下來，看到左牆兩間狹長的監房，五六尺高的石牆上，排着銅木柵。許多蒼白的臉孔，夾在短木板之間望着我。右面也有兩房，門口有幾個女的，操着頭望着我。年青軍官在牆上踱來踱去，想和我說話，又不說。

直等到上燈，衛兵在說：「管理員回來了。」門口跌進一個人。青年軍官對那人說：「管理員，你給他收下一個犯人。」那管理員口中「好！」「好！」一頓應着，衝過來指着我說：「你把衣服解開！」我一面解鈕扣，看那管理員穿着一身新的草綠色的制服，軍帽高挺在腦後，亂髮下面一對三角臉，眼睛滴溜紅筋，眼下一只鷹尖鼻，鼻端坐在半邊。他衝上一步，問我有沒有錢。一股酒氣夾着大霧氣，直噴過來。我閉着氣從軍帽袋裡取出一卷鈔票遞過去。他問：「還有嗎？」伸手捏我袖口袋，又被取出幾張鈔票。「你這個人不老實，我不會要你了！」他罵着又伸手摸我棉襖袋、襯衣袋。把我這身衣服又捏，褲子褲筒都摸捏過。叫我脫下鞋子，他提着鞋子到柵欄下，反覆檢着。又叫我打開褲袋，他把褲袋封了，抖了抖了，捏了又捏了，然後丟在牆上，再要我打開衣包，我捏住了藏錢的衣袋，一件一件抖給他看。他哼了一聲，我把衣服包好。他兩眼盯住我看了一會，說：「錢，衣服都在我這裡，不會少你的。」回頭對衛兵說：「x班長，開大籠子，說罷拿起我的衣包跌進牆後面去了。」

衛兵開了鐵門，我夾着破頭，低頭轉身躲過鐵門，在一條燈心的油燈光下，見到一間裏不到二丈，闊約一丈二三尺的房間，左右兩排連高櫃，睡滿着人。兩個中間夾着一條空隙，是進出路，可是間裏面發着悶氣，出在牆沿，排滿那條進出路。我呆立了一會，看到牆面牆角邊，似乎有個空隙，想就本地上前爬一爬，說。一陣感動之後，好容易爬到角上，原來是擱着一只廢桶。我正在進退不得，一個聲音在說：「睡房裏睡下了，大家盡着坐一夜再說。」一個青年坐起來招呼我，「到這邊來」，我跑過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。

好容易過了一夜，天亮了，大家坐起來。我見同監獄友許多個，有老的，有年青的，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。有幾個是文質彬彬的，有幾個是粗獷，更有三個和尚。據說都是政治犯，異黨匪。

我從羅友朋那裏問了這監房的情況和規矩。知道那管理員譯語叫「狗頭」，非常兇，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。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，是守衛排排長，專負責戒之責，不管犯人的事，和狗頭不相的。這監房有兩間鐵牢，共有五十多個犯人。另有一個優待室，除了二三個政治犯之外，其餘五六個是特工，就是犯了特工規條，或是闖了獄，到這兒來做禁閉的。那間門的一間房子，關着四五個女犯。我初到監牢時，除了大便，不准到牆外，不准到監獄，每天有限制的時間。不准高聲談話，不准看報紙。不准隨便接見親友，一不小心就要罰木籠。那木籠就放在牆上，大小正够直立一個人身，木籠上還有三根鐵釘，站的人如靠着木籠，便會刺得皮破血流。如果被罰站木籠，輕則三四小時，重則一日一夜，甚至三日，曾經打死過人。

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裏去。過了關後，左邊一間房子，管理員坐在桌邊，他就問我什麼名字，我告訴了他。他提問我在海上，我糾正他幾次筆劃，他寫了多時，據我的名字不確，筆劃太多。

「你是什麼名字？」他問我三遍，我才說：

「我不知道」。

「你雖然是不犯案，自己犯了罪，還說不知道！」

「我沒有犯罪！」

「不犯罪！難道讓你來獄上弄嗎？哼！哼！」死鼻子在嘲笑。

我想告訴他被捕經過。他說：「我不來問你這些。你到這樣保守這裡規矩，不要看他對搞亂份子的樣子！」

我說：「是！」

他看了看薄子又說：「你的錢存在我這裡，要買什麼東西可以給你買來。你的錢是不是九十六元？數目要弄清楚。」

我計算至少該有一百五十元，但我說：「這沒有關係，不過用完了，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進來？」

「你有什麼朋友在上牆？是什麼名字？在什麼地方？」他探我口供了。我說了兩個朋友的名字，一個是三戰區經濟機關負責人，一個是長官部的秘書，是三戰區有聲望的。管理員聽到這兩個名字，臉色和緩下來，帶著不悅的口氣反詰：「是你的朋友？」

我答：「是要有錢朋友，要錢要什麼，只要通知他們，就會送來的。」

「這兩個我也知道，他們為什麼不幫你勸忙？」

我說：「他們還不知道我關在什麼地方哩！我在上牆的朋友還有幾個，他們大概都在找尋我吧。」

管理員又問我老朋友的名字，當他聽到幾個三戰區軍政要人的名字，並且我能夠說出他們的職位轉運路線之後，那青皮臉上露出笑容，叫我坐下來，又問我先寫了什麼案子。我把被捕的經過略略

說了說，他同情似的說：

「有許多事也難說，你且安心在此，總有水落石出的。」

我要求他送信給一個朋友，他答：「本來是不准許的，但看你這人還忠厚，可以私下幫忙帶出去。」我寫了二三句交給他，他收受了。（後來我知道他並沒有送去。）我致謝了他退出來。

不久一個衛兵來叫我移到一個小籠子裡，據說比大籠子好一些。那小籠子比大籠子小一半，住著十七個人，却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衛兵們給我安排了鋪位。有個立在鋪上往外望著的雅友說：「報告好消息，飯來了。」衛兵來開籠門大家準備好碗筷。先拿進三瓦盆的小湯，分放在鋪上。以後拿進一桶飯來，大家圍搶上去，用碗到桶裡撈飯，有的滿碗，有的大半碗，端起來就拼命往嘴裡塞。我擠不上去，一個雅友放了自己的碗，給我盛了一碗。我的飯量雖不大，但這樣的碗至少吃三碗才會飽。我急急地吃完了一碗，桶裡的飯早空了。每餐手快口快的可以吃到兩碗。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，一個雅友教我經驗，第一碗飯不要吃菜，把飯很快的咽下，盛到第二碗再吃下半飯。我照他的辦法，也沒盛到第二碗。

有一個專員室的組長來觀察，到籠門外看了一眼，叫大家都安心，不久要發調撥單，都可到訓練班去受訓，受訓完畢就可以自由云云。大家半信半疑的聽著。他又問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，可以提出來。大家說：「飯吃不飽。」他說：「飯怎麼會吃不飽？」他答：「調去。」他還是走後，管理員見大家脾氣，他說：「上面發下來每人每天八合米，那有不够吃之理？你們這班傢伙真是，不知怎樣吃法的。我公家領來的米，照數交給伙夫，難道我來措食，而吃不飽？你們還不相信，以後可以每飯飯一人來監督於米，監督伙夫煮飯。我是很公開的，你們到組長面前告狀。老實對你們說，各人管各人的帳，組長也管不到帳裡的帳，醜態！」大家發了一頓悶，不作聲。

第二天派了煮飯警察，到管理員的房間裡去量米，按照每人八合的數目十足量好，又看看伙夫煮

飯，一點不少。但煮出來的飯，仍沒有多，我仍舊只能吃到一碗。

二三天之後，量米的監察人從監後拿了斗桶並一塊圓的斗底板出來，叫人來看。原來那斗桶是夾底的。大家嘩鬧起來說：「叫狗頭出來講話。」守衛排長叫衛兵請管理員出來，排長叫大家打報告，他轉上去。這一來那狗頭威勢殺下了一點，好像日不罵人。

我以後每天可以不挨打。但又來了幾個新「客人」，一丈五六尺長的籠，睡著廿個人，每人只有七八寸闊的地位，你壓我的腿，我壓你的筋骨，擠得不開交。於是每人分好尺寸，釘上竹釘，弄得亂哄。我在兩釘之間，側身而臥。患著失眠症，越睡越不安，風子越發搗亂，一轉動就令鐵釘上。大家喘得骨節發痛，只指望早日受罰，但那消息沒有再聽到。

半個多月後，我有個朋友由政治部派人陪來看我，並由專員室把我坐位待室的樣子。從此我出了籠子坐位待室，但我未能從十九層地獄爬上一層。在籠子裡雖然飲食睡臥若一些，但一心一意坐牢監，和雜友們隨便談話，倒也過得日子。在位待室裡吃的睡的確好些，而且就可到門外晒太陽。但和幾個特工犯人以及管理員排長衛兵等應付交際，一言一動須十分留心。那特工犯人都有向專員室報告其他犯人行動言語的任務。我雖然二分的留心，但管理員對我常常不滿意，因為我時常同籠子裡的犯人談話，送東西進去，不得他的同意叫衛兵私下送信出去，買東西進來，知道他沒有錢的時候，有煮雞蛋問他索取存款。有一個姓×的雜友，個小學教師，和我同時出來坐位待室的。他管理員提得很好。他當面稱贊管理員年有貌美，應該有個好妻子。他有個表妹品貌很好，他可以做媒，並且把一張不知從那裡弄來，女人照片給管理員。迫使管理員開心得三角銀錢以一條紅，把照片拿了去。他們的條件：管理員幫×先生的忙，×先生一出去就介紹表妹。過了幾天管理員說已為×先生向專員室活動，但須×先生寫一張自首報告。×先生猶豫徘徊了幾天，連吃飯也不在焉。晚上他決定寫報告，他問我說：「他並非共產黨員，是冤枉的，寫好，似乎也不要緊。」但他來寫時仍在猶豫。我對

他嘆了一句：「嗚呼！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！」臉孔一紅，痛陣下紙頭。這事使管理員大為惱怒，說我阻礙別人自首，將不再優待我，如果再有這種行為，就要坐木籠。由我作東道主的條件，一個押號叫二胖的特工證明我並沒有阻礙別人自首，說管理員弄不到女人辦活別人。管理員才沒有話說。

管理員的消興不錯，外面出去整天，總是醉醺醺的醉倒回來。還可苦了女難友，他叫姑友到巡房間裡唱歌，不會唱歌，要講故事，幾個特工陪在一起，哄笑啼哭。有一天新來了一個女犯，生得漂亮，管理員時常叫到房間裡，問長問短，嘻皮笑臉，女犯回到監房裡啼哭。那個「不識抬舉」的女難友請他不要，以後不要理睬「狗頭」，「狗頭」也沒有辦法的。這幾句話被狗頭聽見，大發他越起越便，便犯入暴動，罰坐木籠。而且要割去棉衣，穿單衣赤身坐。衛兵不肯執行，他自己去拖出來。守衛排長來勸他，說女犯坐木籠不雅觀，另外可以懲罰。「狗頭」看到那排長也有些怕，於是把那女難友的頸上多肉處割了一把，並罰她在中山道巡視立正廿分鐘。

皖南事變發生，難友們的哭聲更多了。各地捉來的人每天三四個以至十來個，籠子擠得坐無隙地。管理員的威風越來越有勁，每天要費好幾個銀圓，搜在新到犯人的全身，看他忙得很，也得覺得很。

監房裡發生了疫病，由三三人增至十餘人，一樣的症狀，似惡毒也似傷寒。開始有一二個人病死了，要管理員請醫生，他請了茅家壩村上的中醫來，說是各道，吃了湯藥，也不見大効。天天有人發病，隔幾天死一二個。整個監獄，弄得陰風慘慘，人人自危，管理員照常醉酒罵人，行若無事。有個晚上，一個衛兵活見鬼，說是一個黑影掠過，燈光發綠，大聲驚叫起來。又是一個晚上，一個衛兵偷偷地跑到屋外，在管理員臥室的窗口，敲窗裝鬼叫，嚇得管理員不敢一個人睡。他買了香燭向案邊在廟角的泥菩薩燒香，忙得頭頭。疫病越鬧越厲害，大小籠子裡病倒的有三分之一了，管理員才打報告

給學員室。由政治部派來一個西醫，西裝革履，肥面白臉，診視過病人，說是惡性痢疾。態度從容的指著一個江山人，廈門大學老教授：「這個有耐性不住，其餘的不要緊，你看我的眼力」。回頭對著護理員說。開了幾藥方，扶起皮包去了。這晚上就死了三個。醫生的眼力真不錯，那五十多歲的老教授，吃不住死去了。米所氣的時候，旁邊的一個難友問他有什麼話。他搖搖頭說：「到此，有什麼話可說！」他喘著喘斷氣了。旁邊的難友驚叫起來，管理員起床披衣，罵他半夜三更，大驚小怪，晚上沒有人掐死屍，天亮再說。那難友只好裝死屍於臥半夜。江山人一次被捕送來十來個，至此時活著的只剩三四個。

那老教授有錢存在管理員處，第二天把屍首抬到棚後，管理員親自去買棺材殮衣。棺材是七十五元，殮衣是二百多元，還有十幾元多餘，買了報紙，管理員表示對其清喪，不選死人的錢，而有德色。幸好老教授，把棺材放在荒墳邊叫老柏樹下，待家屬來領。這是姑念斯文一紙，准他屍骨還鄉。

晚上，一個衛兵偷偷地對我們說，那棺材決不值七十五元，「狗頭」揩了許多油。我們叫他到棺材店裡去打聽，並且要弄到證據。那衛兵第二天跑到棺材店裡要發票，要開實價，恐嚇了幾句話。那棺材店價廿八元，發票上附註要國來買的人，硬要他開七十五元的價，小店只好照辦云。

已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底，難友前後已死了十多個，死的出去，活的進來，雖然放出去了三個和給和幾個祖遺去服兵役，大小籠子依舊擠不過來。

據說新國軍幹部千把人已解到上橋，訓練班就要開始，茅家嶺的人犯要審犯了。於是每日有三三個或四五個押到學員室去受審。早上由衛兵帶出去，日暮總有一二個一拐，面如敗灰地回來的，有一天管理員來通知我今天要開審了，他說可能有人在保我。衛兵帶我和難友趙雲同去。趙雲是上橋火車站副站長，因為借了廿塊錢給孫過的難友，那難友寄錢來還他，信被檢查，那信上具的名字，正和某破獲的代陽共黨組織的代名相同，於是被捕了。現在由浙甯路局長來證明，並由庫邊換關浙甯

特別請派員來接。到軍事員畢，蔡君先要去受審。我在外頭等著。許久，蔡君出不來，滿臉通紅，急下來一驚不發。我又等了兩個鐘頭，不見傳審。軍衛兵來問，回來說：「你回去好了，沒有審。」我談得真妙，同蔡君一道回來，路上我問他怎樣審問。他告訴我與審訊者的一段對話。

蔡君：「單是這點誤會，你們似乎不至於立刻逮捕我，恐怕還有別一個懷疑吧！」

審訊人：「老實對你說，我們對你早已懷疑了。」

蔡君：「有什麼可以懷疑的？」

審訊人：「你是個有地位的副議長，賺很多薪水，你却不賭不嫖，不吃煙，不喝酒，與別的人太不相同，你很有向共產黨可能！」

蔡君：「那我還有什麼話說！難道煙草酒錢賭博嫖娼，才是忠實的國民黨員！」

審訊人：「那也並不是這樣說法的。好在現在議會明白了，你幹好手統就行！」

蔡君：「什麼手統？」

審訊人：「寫一張悔過書。」

蔡君：「我無過可悔。」

「那你還不想悟，去受受訓也好。」是審訊人的言論。

以後我，有再被傳審。兩星期以後，我終於不經入學試驗，而過特別訓練班。而蔡君呢，直到我出獄中，還在受訓。

這兩星期，茅家麟更不平靜，更難過。未受過審的等待受審，已受過審的猜度着自己的命運。情緒不安，不食，發半瘋，於是管理員而叫：聲，一天總有幾次。因為犯人多，都趕來往不便，軍員寧派了組十到茅家麟房後頭的草屋，來開庭。施刑人的打打喊喊聲，受刑人的慘厲呼叫聲，夾着四面病人的呻吟聲，好不使人慄慄惶惶！

這幾天沒有人死，更沒有放出去，而新客人來動更盛，監房再也擠不下人，決定把已結案的送到訓練班去。法的一共有五十個左右，還有二三十個留著，我們背了衣包飯子，排了隊，聽管理員訓話。他很客氣說：「在此大家熟了，同朋友一樣，今日分別不免依依。到訓練班之後，生活很好，希望大家努力。兄弟可以幫忙的，沒有不幫忙。」有難友聽了這客氣的言語，問他存款可不可以發還。他立刻板下臉孔說：「那自然發還的，你不過十來元錢，要你看什麼急，有意揭發。」由衛兵前導後接回四五里路外的周田村訓練班去。許多難友久久不走路，少見陽光，又因疾病在身，在管理員訓話時，已有幾個立不住腳下去，路上更有幾個倒臥下來，走不動，一個難友仆倒在田路上吐血。好容易扶的扶，背的背抱到周田村，關在一座大祠堂裡。

我們從此要過正式集中營的生活了。茅家樓監房成爲集中營的一部份，它是集中營的預備營和集中營的禁閉室。

二

在專制獨裁者統治的天下，壞的事情總有個好的名字。上僑集中營自然也有個堂皇的名義。因禁地方政法犯和個別新四軍幹部的，叫第三戰區司令部特別訓練班。因禁那些批評新四軍幹部的副司令長官司令部軍官大隊。一年後合併爲戰時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。全國有好幾個這樣的分團，據說在西安，四川的規模之宏大，爲東南所不及。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囚犯而是學員，難友互相稱曰「同學」。集中營的地址是在上僑周田村，離開上僑城十里路。四面都是大小荒山，只有幾路通到村外，是滿宜於看守犯人的。集中營的房子，除了一個祠堂，一個廟之外，是把老百姓屋宇一節一節，徵用的民房。上下周田兩村一百多戶人家的房子，集中營徵用了一半。把房子改換，拆去牆地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。

我們成爲「學員」之後，終日被關在一座祠堂裡，看守的是兵。他對看守的犯人是沒有經驗的。

家。我們對於職務不離看守茅寮樣的特務團士兵的馬虎，認真嚴密，無所不守。「學員」夜間小便，須先大聲喊「報告」，等到憲兵回答「起來」，才能起來去小便。我這個失眠症患者，終夜可以聽到「報告」「起來」之聲不絕。

在我們在那暗潮湧的地上睡著，變勢又盛起來，病死了兩個。茅寮棚又來了廿多個「同學」。於是開了隊，隊長尚未到齊，暫由憲兵連長代理。那連長雖然年紀不到三十，却是憲兵系統特工中的老資格。他態度嚴肅，老成持重，連走一步路也顯得他的高貴。我們學員一見到他，須趕上前敬禮，否則即要糾正為「不懂禮貌」。給我們上課，每天二三小時，寫了滿黑板的摘要，要我們筆記。他真是語人不倦，說自己滿社子的學問道德，恨不得立刻注入「學員」的腦子裡。他也懂得教育法，時時把問題提問「學員」，有一天我被提着了。他問我「何謂八德」，我回答不出。他冷笑了一聲說：「你是太學生，連八德都不知道！」他告訴我：「八德者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。」我說：「和平只是一條。」他笑了笑說：「這點點都不懂，八個字，難道不是八德。」我問起了「官長說黑板是四的，你怎麼說白」，乃是假從婆婆，軍人美德」的訓言。於是我懂得了，他下來。

過了十多天隊裏到齊了，我們重新又發了。一次，這時已有八十多「學員」，分為三分隊，九小隊。隊長，隊附，分隊長都是大小特工，小隊長（班長）是學員中挑選的。

這隊勢更趨緊張。好人病人都倒在一床，病倒的有一半，幾乎每天有死的。還未死者的活人，就被抬到後山土地廟裡去等死。我到後山去時，被抬出去的時候，張著口吐大氣，眼睛還有看人的餘光，真是掩面不忍卒視，至今猶有餘悸。據君在土地廟裡幾個鐘頭死不去，晚上派人去看，屍體被野獸吃去了幾個大窟窿。從狗屎染到軍官隊，先後病倒二百多人。結果另闢了一所病房，把病人都送到那病房，醫官還是當差。

死亡如每天不斷。有一天，死了一個，棺材店老板搬來了兩口薄皮棺材，疊在一起叫兩個小工

抬到南田村。特務長叫小工抬回去一口。小工不肯抬回，說橫豎明天要用的，抬來幹去有廿多里。特訓班一連死了十來個，軍官處不知死了多少。官兵們稱船在後佈作息時間表，定教育計劃。說這是多瘟，天氣暖和，自會消滅，叫我們不要恐慌，我們雖在生死在人間這週，却不甘心死去，藉次請求救命，要求隔離病人，延醫診治，毫無結果。可是疫區是不分黨派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一視同仁要停業的。後來連張兵也有病了，還才引起了官長的慈悲。請了駐上鎮的防疫第二隊來檢驗，原來是回歸熱，六〇六是特效藥。但總辦幹事說上面沒有這筆醫藥費的預算。我打報告願意開錢去買，經審核「尚無其他用意」之後，得到批准。買了十多打六〇六，大家又抱風子瘟活，這才把疫病撲滅。

恐慌時期過去，我們「同學」死的更多，來的更多，已經有了百餘人。張本部佈告，預備教育三個月，正式教育六個月，期滿結業，可以自由。教育方法是政治訓練，軍事管理。第一步重要的課目是修理政治營房。我們成爲泥水匠、木匠、竹匠、石匠、土工。營房四週築起高圍牆，牆外圍鐵絲網，裡面東一堵，西一堵的隔牆。我們多是斯文手腳，不工其技，又是春雨淫淫，築好倒塌，倒塌築好，築了一個多月才到特訓班的圍牆築完。又到石底村去築，那地方是國軍圍軍重要幹部的。這裏築完，築了幾個月才算了工。春蠶作繭自縛，我們因徒築牆自縊。營房內外開闢大小操場和坪地，把小山開成平地，有的須開去半個小山，有的要把一棵棵合抱的松樹橫拖起填平。那官民開的一個公共大操場，是扛去整個山崗草圍成的，直徑二百多米。

這種苦工雖然做得腳手酸足，泥身泥汗，但比起其他課目來，實在是第一等的。因為身體可以活動，明巴可以多說，壓解可以看到風景。本來軍官處特訓班一共七隊，各隊隔牆隔離，不准往來，只有早操、上課、做紀念週，罷課時在張兵嚴密警戒之下集合在一起，但也不准批評談話，在做工時可以偶然有機會混在一處，偷談幾句話。

各課課目之中，我們最厭煩的是上課，聽名人演講。每次至少有五六百人，各坐正六七寸高，

五六寸、八九寸長的幾條上，做在一條路邊。教官在寫著他的本報，那沒有八耳之痛。要我們事心，不准看書報，不准記筆記（因為我們不記教官的話而記自己的話），不准看報，不准看其他小傳冊（因為裡面抄的是英文或俄文生字），不准交頭接耳，不准打瞌睡，不准打呵欠，不准咳嗽，不准跟隨旁看，不准信官肩才，不准起立，不准移動位置，不准集請倚狂。偶犯「不准」之一，則則當場挨罵，罰立正，重罰下課後打屁股。我們在這十幾個「不准」的不成交禁律之下，在六七寸高的幾條上，雖然常常覺得腰酸背痛，兩腿發麻，立不起來。但我們自有辦法：一小時一小時挨過去。千萬的「不准」，沒法「不准」到我們腦子裡來。我們在做文章，在做詩，在寫信，在辯論，在檢討，在明是非，在分恩怨，一小時也就過去了。我們有時也聽聽講者的套話妙說，看看教官們手舞足蹈的姿勢。我們還可以做做遊戲，聽教官們各有口頭習慣詞，我們記下來。例如：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六十三個「耶末」，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十五個「這個」，某教官一小時有卅七個「這樣下來」。

教官有專任的，有臨時特請的「名流」。名流來露露時，那場面是令人驚然的。特工頭子親自立在講台上督課，目光四射，隊長們機械俯身，往來巡視，你若是心不在焉，便要聽候軍法。許多名流和教官自然各有千秋。我這記一位。一位是憲兵團長，真是無所不曉，無所不知。他先引了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，九個湖北佬，不及一個九江佬」的俗話，自我介紹他有足智多謀的本質，他介紹自己兩職位。憲兵乃是陸軍第一兵科，凡是露露，政治，軍事，外交，經濟，交通，農工商等，教育，司法等等都要管，不齊備這各種知識，不但管不了憲兵團長，甚至不配當一個憲兵。他講到德蘇戰爭，那時正值德國法西斯強盜打到莫斯科外國部拉地方。團長說：「這是一定的，莫斯科一定在一星期最多兩星期之內失守，如果多一天可以打耳光。」但團長對於世界戰爭是樂觀的。他聽莫斯科失守之後，蘇京移到烏拉山以東，繼續反攻力量，直至等到英美攻到比利時荷蘭等處。蘇

聯才能反攻莫斯科。最後德國退出察境，蘇聯也筋疲力盡，非得十年廿年休養生息，不能恢復國力。那時已非戰時的蘇聯，而是各民族獨立國家，自然更談不到什麼社會主義，什麼世界革命了。他比較各國，他說美國是好商，英國是劣紳，蘇聯是土豪，日本是惡棍，德國是土匪，意大利是流氓，只有我大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是正人君子。他最看不起法國，法國民族性最不好，所以只好投降。他講到法國女子不高與生育而轉到節育方法，再講到講交際姿勢，眼睛看着前面幾排女「學員」。小特工們聽得出神，他越講越有勁，最後他判斷共產黨前途，他說：「有些人以為抗戰勝利，共產黨不得了，這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我老實告訴你：就在抗戰中，我們前線的兵都打光了，我們還有五十萬大兵，是絕對付共產黨的。現在由他們去打敵人，由他們去做夢好了」。我聽了，覺得這位國長爽直之可喜。他一連講了三小時，吹了下午課，還不肯歇。第三天了來講了三小時，真是口若懸河，直講到天昏地黑。

一個叫蔣先啓的，是蘇聯留學生。他談自己留蘇的經過。他看不起蘇聯，所以後來歸國。他們說蘇聯警察一點沒有用，二次搜查了他和寓所行李，竟搜不出他藏在箱夾底櫃的文件。他更看不起中國共產黨。他罵：「共產黨是什麼東西？鳥！一說當黨象徵着他自己內裝幾條子。這個黨官不久做了浙江的一個縣長，幾個月後招了錢施了槍，由日本鬼子發他到南京獄大官去了。」

還有一個我們叫他「重慶的靈魂」的，是個矮小的個子，年紀還青。他上台很客氣的說：「今天兄弟到這裡來與諸位相見，非常榮幸，見到諸位英勇奮鬥的精神，使我臨時的靈魂，深深感動。」他客套之後，講他的正文。他正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，坐在前面的一個女「同學」，在課堂上大聲喧嘩，他向教務處聲明下次不來講課。他臨時的靈魂，經不起打擊。那女「同學」打一個轉身走回課桌之後，第二天也不來上課，雖然打噴嚏不准之內的，但她被開到

茅家撤去了。

值得記述的教官自然還很多。例如蔣陰陽太極圖是兩條相交尾的「補救教育」。他自己說是大學生，但可惜外國名字常常顛倒。蔣克實哲學的「唯生教育」。他說唯心論會把人變成鬼魂唯物論會把人變成獸類，只有唯生論是唯心兼唯物的，是最進步的哲學。但可惜他沒有說明唯生論留把，變成什麼。也有敢於在集中宣稱說毛澤東是他的老朋友，公然贊美共產黨的大胆教官。我以為也有坐集不成的危險，幸而他講下去，說是他曾勸毛澤東到外國去幹共產黨，一定辦得好，在中國是一千年也辦不成的。因此他在集中贊，不是學員而是教官。

我當時不會用心聽，現在事隔多年，不能一一追憶。這之類乎的教官，何止我所記述的幾個。那離黃陂四座，信口說荒唐的高論，又何止這幾段。如果當時隨筆記下來，若實可以作一部教官外傳，令人讀之拍案。但是這種教官並非對我們完全無益。使我們大致的「同學」能明白人世間變多寡難解之難，認識了特工的天下原來如此。因此更深信，革命是沒法澄清這種人類茫然的。特工大頭子也未始不知道這樣的教育，應化這批「頑固份子」（註）未必有效，於是使出特工手段，去邀請在特工黑單上注意而在社會上有威望的人士來上課，那被邀請的人士，為了避免特工的藉口，無法推托，不得不應付，只好來不著邊際，上下古今的敷衍一二小時。其中有一位後來對我說，他們講的比我們聽的還苦痛，當千九隻眼睜睜中射視到他身上時，真有一千目所說，無疾而終」之感。

集中營的特工們爲了要做出一些成績來，可以向他上呈報功。他們要死不承認是共產黨員的「學員」來証實是共產黨員，已承認是共產黨員的，要弄得他肯自新，不但要本人自新，而且須指證他個體股份了。自新之後就要拿做特工的奴才走狗，做了奴才走狗之後，看你肯賣力，肯聽話，才使你加入他們圈子外圍，特特工頭子去給風流股份，還頭有份的勾當。

特工們想出種種方法來磨折我們，想使我們熬不住生活的痛苦，貧困服下來。一方面用是體磨折

案，用冷水噴醒，噴醒再打。這種普通手術沒有使你屈服，還有特別的，例如用大鐵鏈衣針一放板刺入你的小腹，刺一放，問一聲，刺入幾十枚，直到你昏死過去。或者半夜裡突然叫了你去，綁好押到荒山，聲音要槍斃，把木亮槍上頂，對準你，問你自新不自新。或者叫你自己捆紮上刑，聲音要清道爺，叫你壓下刑，問你自新不自新。或者一條繩空橫吊在樹上，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，得，吊上一來，再來問你。受過了酷刑，還沒有口供，就把你關到茅家嶺，或關在荒涼地方，永不見他們再回來的也有好幾個。

(註) 特工主意甚堅定，強逼不屈的難友叫做「頑固份子」。

一方面再加個別的精神折磨。那方法就是所謂個別談話。隊長、副隊長、幹事，甚至於小職員，都爲了能証實得出一個殘廢份子，自新得一個共產黨員，就可得一份功勞，在老板（小特工）背稱他們的頭子叫老范一面前顯出也是一個得力夥計，於是各處奸漢身手。

個別談話 方法有文有武，文的施軟工，武的施硬工。也有文武兼施，軟硬齊來的。或先軟後硬，或後軟，或忽軟忽硬，各有巧妙不同。那施硬工的，談話比較直接了當。特工問你有新不自新，無回答不，新，幾句問答，話不投機，就動「手術」。一「特工」說實施刑殺人叫動手術。施刑叫小手術，要人叫大手術。那「術」也不好幾種，難不及當特勤匪徒東洋鬼子所使用的科學，却也不遜其幾層。

最普通的是打屁股，做老虎凳，坐老虎凳，水浸金山等等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國粹刑。施刑的所處並非普通地方，設在暗室，設在荒山。特工們也懂得心理學，施造成一個恐怖環境，使精神受驚、威脅。打屁股是用扁担打的，也並不像前清老爺打屁股的規律，有打的數目，有打的部位。特工們的打法，是提起扁担，大腿上，屁股上，腰那裡，胃那裡，甚至沒頭沒腦的亂打，你不服服，打得你死，

「有一，他道一個姓翁的難友，過了一天，滿頭汗，我問他吃力不吃力，他說：「吃力得跟姓只比道不到。」

我們全體無九個代表具名打報告給特工頭子，六個月已圓滿，要他履行諾言。我們這位「同學」偷了報告稿子給頭子，指名要發給軍活，頭子和我主動聯名開單，意圖獎勵。他這樣諸如此類的實力，頭子看他忠實，叫他去做農務，那農場離周圍村有四五里路。頭子先命軍官臨時調要全體「學員」在刺刀監視之下，把一大塊荒山開闢成規模宏大的農場。開闢之後拍調身壯力健的幾十個「同學」夾着自新砲，人編為勞動組，由那姓楊管理，密兵監視，辛苦種植。這農場據特工傳出消息，特工頭子打算成爲私產的；後來日本鬼子來了，集中營搬到福建，這農場也就不知下落。那姓楊的「同學」直到半年多之後我已出集中營，有一天在崇安路，遇到他，他仍穿了一身舊軍服，帶了幾千個「同學」到錦山縣去。我問他怎樣？他說：「我早已自由了，現在主任叫我到錦山去辦農場。」我說：「你為什麼不回家去？」他說：「回去是不成問題的，不過主任的意思仍舊要我辦農場，回去也要有事可做。」現在不知道他同學辦農場辦得怎樣了，說來，倒像念他。

就這樣上當的「同學」，據我所知的幾個直到集中營移到建甌徐市之後，他們還有一部分留在營中，或當勤務兵，伙夫，或仍當班長，或做小職員，和「學員」一樣挨着不自由的歲月。有一部份分派到別的地方工作，如特務專員室，或其他特務機關。有幾個在非特務機關工作，也有特工陪伴着他，他們在過着精神上無期徒刑的生活。

這種上課和個別談話是政治訓練，特工們算是感化政策。但這種政策施行的結果，收效極微極微。他們本意想把囚徒們的頭腦改變，思想糾正，幫他們去穩坐江山。却相反地感化成一批意志更堅強的革命健兒，使他們更坐不穩江山。我看到有許多「同學」，本來是無所謂的人物，冤枉捉來，關在集中營裡細磨細折，使他們認識清楚，骨氣挺直了。「王不寐，不成器」，他們成器了。

現在再談軍中營的軍事管理。依照休息時間表，從黎明即起，直到天就說（不嫌煩），緊要關頭，隊長們不是黃埔畢業，便在廬山受過訓，深得治兵之法，使你一天到晚忙不過來，每便沒有閒心去過問。要我們少說話就叫我多唱歌。早起唱歌，早操前發唱，吃飯前唱，上牀時唱，睡覺時唱，睡覺以前唱，天雨不出操，就發半天唱歌。音樂訓練教育機關，發歌之聲不絕。可是國歌，究竟沒有這樣發聲的容易，沒有許多歌本給我們唱。於是大家自唱抗戰歌曲，太行山上，黃河曲，八路軍軍歌。我們唱得聲嘶力竭，隊長們聽得天雷，還聽不出我們唱的歌詞，但看我們唱的有勁，他們也高興。後來不知，幾狗去獻功，知道我們唱的是「奸歌」，下令只准唱軍歌，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歌，三民主義進行曲之類的「官歌」。於是早也三民主義，「孤軍奮戰」，晚也三民主義，「孤軍奮戰」。這可苦了盡兵。他們聽到國歌是要立正恭恭敬敬的，各隊的隊長此起彼落，盡兵的腳立正稍息，稍息又立正。

隊長們治兵的心得，還可以說現在管理我們吃飯的方法上。軍人飯須吃得快，限十五分鐘吃畢，接除報數「歌」之後，每六人分開地上的菜鉢子蹲下來，一聲「開始」令下，我們就不管碗中的石砂鐵子，扣飯直吞下去。不准把穀子飯粒落到地上，一不小心，就得挨罵，拾起吃過，但還是因為特別訓練「團員」不是軍人出身，特別原諒的。那軍官除更嚴格，限時更少，吃不好，罰立正，不准吃。有一個「同學」吃得急，一條寸把長的淘羅竹絲，梗刺在喉，無法取出直咽下。喉頭化膿，呼吸困難，只能喝些湯水維持生命，後來是死是生，不得而知。雖然於我們「學員」的胃大不舒服，甚至生命危險，但對於隊長們是好的。一則可以表現治軍有方，二則可以省下飯米，真是名利雙收的。

軍事管理，自然最主要的是軍紀。集中營的軍紀，特別多。不准三三個人低聲說話，你回聲和者者，「頭頭份子」多說話，便要受個別談話。不准一個坐在冷靜的地方，獨自沉思。不准和盡兵多談話。未經許，不准接見親友探望。寫信給親友，要經營長的檢查。至於其他一般軍紀如早操對號從，

幾天。

這是個個人的判決。如果「學員」共同犯事，或一人犯事，而查不出是誰，就罰全團。全團排隊立正，恭聽總司令，幾十分鐘不發消息。有時突然吹哨子集合，甚至半夜會吹哨子緊急集合，排好隊一個口令破跑步，跑兩三小時是常有之事。有一次軍官隊四十多個「女同學」，被罰跑步，排成兩排，只許跑，不准停。隊長喊「齊步」口令，不聽，喊「立定」口令也不停，一直跑了四個鐘頭，一個也不下來。那隊長前後督着看，也與上前落後跑幾步，也着實吃力。起初還想排一排，後來自己實在擋不住，弄得無法可使，跑到場外樹下休息去了。總司令自跑下來。此後女「同學」不會再受全隊跑步的處罰。

這樣嚴緊的軍事管理，這種鬼的軍紀整頓，並不能磨折得我們「同學」一絲絲。我們只有憤慨、仇恨。特工們要整和殺我們的情緒，用種種方法來欺騙。他們公開宣佈三個月正式教育結束，就可出動。六個月訓練了，又宣佈現在要分配工作了。過了多少時候，又宣佈再延長三個月技術教育。三個月訓練了，又宣佈現在有的要分配工作了，有的可以釋放了。把自新份子集合在操場，聽長官們說來的官制話，說給你們發勞品，每人手套、襪子、毛巾、褲子、三民主義讀本等。結果是改換為臨時青年訓練團（暫名），特別班軍官隊合併改組了六個中隊，一個人也不會出去。那手套、毛巾、襪子等可笑的笑話，沒有人敢公然把手套帶在手上，把毛巾掛在公共掛毛巾的地方。特工們一則說我們情緒不好，二則想整散社會人士的觀望，表示他們辦的是訓練機關，不是希特勒的集中營。因此叫「學員」組成了「籃球隊和劍團」。籃球隊各中隊有一個，互相比賽，叫「學員」大家看。又把各隊選手組成一「選手隊」，名為「更新球隊」，到上德操裡同外面球隊去比賽。參加了「觀同至」的劍術賽，三隊各隊選手獎金和球獎券參加，共有三十多隊。「更新球隊」大出風頭，打敗了許多球隊，獲得最後獎金。特工頭子的高興之極。看球的人也不贊嘆，「我面當其間，連打打都打門不進！」

要球的時候，集中營各中隊「學員」被准許輪流操隊去賣，由憲兵監視，嚴禁們帶銀錢。有一次是女「學員」隊去賣，可鬧翻了。特工頭子太太是富家千金，那頭子未出山時，頗得賣內助之功，不免女傾高談，那太太徐娘小半老，燙髮，華衣，高跟鞋，獅子鼻，高顴骨，顴骨，黃羅裙，環口紅，壓道地市，路人無不注目。女「學員」隊整隊在街上走，女隊長見太太迎面來，連忙喊「向右看」，對太太行注目禮。女「學員」開口令，開正步向右看。一看，見太太的倩姿，大受感動的「驚笑」。太太臉上立時粉底泛紅，又不好意思發作。回到周田，要丈夫立刻將女「學員」全體處罰，那頭子覺得不好意思因太太事件而公開處罰，讓她平氣，緩緩再說。太太大發雌威，說丈夫將女「學員」的步調，拍合打掃吵了一頓，跑到辦公室，叫隊長集合女「學員」大罵：「你們這些小毛頭，女匪徒！你們不服從。我太太那國不尊敬我，你們笑我，就是不服從我，不服從我就是不服從上頭！」太太罵得喘上，回到家裡，是越想越氣，第二天跑到不知那裡去了，周田村十多天不見太太的情形。這件事鬧得周田村滿城風雨，從此不准「學員」賣球，過了幾天「更新球隊」的主要的一個職員送命了，隊也發不成，「更新球隊」解散了。

那團也則名曰「更新」。「學員」中儘多文化青年，唱演，演員一應俱全，一下子就組成幾十個人的劇團。特別請准一筆經費，辦了全套幕布，大小道具，化妝油彩，做了許許多多以便他貴，實化了「一」戲。可是三戲區沒有特務的本，於是團裏出的戲材，極其寒，甚至演反動的作品。雖然口說道劇本是左傾的，但經上頭審查認為尚無大礙，就公演了，起初集中營自己不看，後來請外界人士來看，後來到城裡去演，長官都去演，看的人都說演得好，比三戲區戲演得好，軍委政治部派在三戲區的演劇第三隊好。於是「更新劇團」又大出風頭，特工頭子就不允許，即是隊員又來了。

長官部的命令要將新劇團到給山縣去演出，於是特工頭子們大為興奮，叫劇團排演新劇本，嚴禁

替佈景，鼓動演員要特別賣力，這是長官部的命令，可不是玩的。排練熟了，佈景裝備得差不多了，決定演戲。日子，報告了長官部，長官部通知了鉛山的軍政機關。突然發覺佈景的負責八個，竟已逃亡的佔了四個。於是把八個都弄來盤去。可是佈景還有許多未齊備，有的只裝了一半，設計，裝配，還人可以談。更何況劇團又一向以佈景之出色，爲現象所嘆賞，長官部是知道的，這班主班主，怎麼敢向長官部報告中止演出，要演出又不可無佈景。他叫賴少其，他還仍出來工作。賴少其卻寧可回茅家壩，不肯悔過。幾次投意部下門去勸賴少其，沒有效果。又下不審面子自勸。他出來，演出的日期，又迫近一天，再不放出來，戲演不成功，如何向長官部交代。終於只好放他出來，叫他先工作，將來再悔過，說是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。劇團在鉛山演出，賴少其他們穿了化妝衣服，扮老百姓，在最後一幕尚未演出時，同四五個「同學」一起逃走了，幸而是最後一幕佈景已裝好，總算不當場出醜。主任一怒解散了劇團，但長官部並不知道，劇團的解散不久又命令重新到廣豐縣去演出。只好重組劇團，把認爲靠不住的舊團員都剔出，加入了認爲靠得住的「學員」，劇本又在排演了，佈景又在裝備了，過了不久戲團已排演成熟，要預演了，預演的前一天，八個團員逃走了，主角演員少了好幾個，最出色女主角也逃走了，團團垮台了，一個爲藝術而藝術的導演兼佈景的「同學」，痛哭了一場，特工頭子們垂頭喪氣，再也盤賭不住，只好老實報告上去，得到「管理欠周」的批語。

三

我十分感謝我的朋友們。他們在外面竭力奔走營救我，每隔一些時候總請得要人的電報信件，或地方人士的公函來保釋我。在上饒兩處給過上饒的許多朋友，時常到集中營來看我。他們始終不懈，非把我弄出去不止。雖然一時沒有辦法拉我出深淵，但因此也得到大小特工們的另眼看待。

當我通海關時，到一個月的時候，大家盤餉那個，理員來私下告知我，他說：「蔡君，你可以走了，有×將軍打電報來保你，司令長官已批准，公事已發給專員簽，就可轉過來。」我知道這消息之後，心裏一上一下，究竟，知可靠不可靠。天天等着這消息的來到。坐牢者心裏最難過的是初進牢獄，和將出獄而未出的兩難時期。我那時真有一天也忍不住的心境。等了一星期，班本都來傳喚我談話。由總幹事中我談，他倒生氣的對我說：「你倒案子弄明白了，還騙了許多時候，現在可以自白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喜從天降，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他又繼續地扯西來，問長問短。說到後來，終於說到「主任很看得起你，請你，我，這工作。一我點頭答應了一杯冷水，神志清醒了。知道原來如此。他對我說：「這人心地口快。×將軍做你的工作，請你回國去。」

我仍生氣地說：「人要學×外勤工作，做機關的，作好了。」

我仍生氣地說：「人要學×外勤工作，做機關的，作好了。」

我仍生氣地說：「人要學×外勤工作，做機關的，作好了。」

他這拉拉扯扯，痛落下巴，落笑言說：「你還要在此，不得出去。若實告訴你，說說一個總司令的電報，它是長長的命令，也須我們審核，才能決定。」

我說：「那也只好聽天由命！」

從此之後，朋友們各各，各各辦法都動了。雖然每隔若干時總有消息傳來，說說又有出去的希望，但上面公文，下來，到時則總是在最後的結果，我這受調。總算爲了保人的面子，後來特別招待我，免去上獄和勞作。

那時幹事，法多，他是願意人出身，對於文化人，特別愛護。要我們七八個文化因徒負責管理，總幹事須由他來當道。但我們因法多其對出獄等事來管。他說：「這是陸七的事，陸上管。」他又說：「總幹事的意思是想抓勢力，所以能結這七八人，給他起作用。」隊長對於我雖也贊成，且稱予

要向他報告。我心目中認為校長的主張，因為他是成人。我們開始籌備。

這可憐了總幹事，他集合全體學員的話，意思說特別除了主任，就是總幹事，他是一人之下，千人之上的。隊部只能以隊員的生活，一切教育問題，都要由班本部管理。他大約在空談，宣說之中，當然大部分是指責說的。

隊部到了夜飯後，我們召集講話。他說：「你們要弄清楚，上面派好職務，各有所司，隊長有領導上一切的事，班不讓人員負有班本部的職務，管不到隊上來。」他講到他有來歷的，他是實地訪問畢業生，他舉做官，若當面發覺了，他不希望這個隊長位置。他什麼都不怕，叫我們仍提議熱戰罷。

總幹事雖然聽了主任的頂大，但他並非主任的嫡系，他是隨來的客串。隊長乃是系主任多年的部下，班會隊各隊長以及大小特工皆是一宗人，而總幹事除一二個教官和幾個小職員之外就沒有親人。他的職主要靠他和他起作用，使隊員聽他的話，就請得股那隊長了。結果弄了一場氣，又自知實力不足，只好氣呼呼。

隊長與隊部總幹事看看，使他也知道隊長被欺人却也得文事。於是叫木匠做壁報板，買紙張，備筆墨，與毫不應班本部報消，由壁報法。要我們壁報辦得很出色。

我們請「同學」們寫稿，一星期出一次。第一期稿子齊了，交給隊長審查。他慎重地看了一遍說：「沒有什麼，你們出版好了。」於是壁報出來了，大家很高興。第二期又編好給隊長看，他翻閱了一下說：「沒什麼，你們出版好了。」於是又是第三期。每期出版，壁報前將滿院聚。壁報上若實也有一些有趣的東西。很少其他的報頭註，如等等的詩。總幹事也每期來觀看。

壁報出了五六期，總幹事報告主任說壁報有問題。他指出報頭一幅畫若集中發的骨狀，高矮不一，兩隻老鷹在空中高飛，題目「高飛」的水彩畫。和一首詠贊美休士倫火故事的詩，是大有問題

的。他要求穿在那原稿。隊長知道了，把那稿子撕毀，總幹事又落了一場空。他多方尋找我的金子，隊長也處處想把他捆綁。

④ 總幹事究竟是個苦出身，計策多，用釜底抽薪之法。把我七個人編為文化組，另外居住，不編在隊內，看你們得成煙草。又可以給我們看看他的手段，你們還敢不買我的煙草的賬。他把我們調到距田村三四里的石底村和新四軍高級幹部在一起，可是不准我們和他們談話。到了那狗頭寨管理我們，十多個兵隨着我們。新四軍高級幹部十個人，我們七個人同住着一層房子，天天見面相見，心心相印，却連招呼也不打一問。我們從板壁縫裡相筆談，大家倒也過得好。

可這總幹事還有計策來騙我們，既是文化組，就該寫文章，由總教官出題目，要我們每兩星期交一篇文章。各科所學，分題作文，是經濟的寫經濟文章，研究文學的寫文學文章，我沒有專學，第一次出的題目是「科學與救國」，這題目還可應付。我說：「我不會寫白話文，只會寫文言。」總教官說：「文言更好。」於是我去劉佐工廠，趁劉鐵錫上面做工夫，偷造了許多故事，又寫了許多宏大美式的古文怪字。做好之後，自己讀讀還覺得通，心想着還可以考得進秀才。交卷上去，我自己看不懂的的文章，總教官却看得懂，他說「寫得很精彩。」其餘六位「同學」，也說法人人會題，各有巧妙不同。總教官說：「都還可以。」當教官的要分門別類同時出七個題目，實在也是難事。後來總教官還叫我們自己出題目。我於此造的故典更多，對仗越工，連題目都自己看了要發笑。總教官也識貨，他說我「國學有根底」。有個小幹事讀了我的文章很佩服。他是富陽人，和都德夫認識。他說我的文章美都德夫。都德夫的文章真不淺，可惜他是共產黨，思想不純正，否則文章一定更加好。

⑤ 我們在石底村住了一個多月，不知什麼原因又把我們移回周田村。住在特訓班外面小廬裡。有一個憲兵班長和一個上等兵副班長跟我們。准我們周田村都可以隨便走走。後來可以由憲兵跟着到村外去，後來可以到上鶴城裡去。憲兵知道我保人多，不怕我逃，這時常陪我到朋友那裡去吃飯。總幹事和

隊長頭面使氣不來管我們，文章雖然仍須作，但不來催得緊就不交，起初個把月交一篇。總教官在文章裡實在也看不出我們的一點，無從來糾正，興趣也淡了？不再來催索，我們就懶得道小考。所以我們只要營長答應，或營長的耳目，什麼事都可以做。我則成爲集中營的特殊份子，「同學」們稱爲「七君子」。起初我們也覺得特殊，看見「同學」們難爲情，後來也不覺得了。

我每天提了酒籃到下周村店裡去賣酒，老板優待最顧客，我去賣酒打個八五折。後來這個酒籃好似水邊小說裡草料場老軍送給孫沖的消酒籃一般，老板認得這個籃，見着便打八五折。我這個酒籃，不但一聽了村店老板的話，而且一聽了連幾個愛喝消酒籃的教官、營長，以及小職員們。我好似聊着與這班的人物，自與落水馬刀伍，知道鬼的伎倆，也不怕得鬼之可怕，而且引得有幾個小鬼聽了想投胎入身之念。

從這些鬼友處，我得到到個「同學」不易知道的事，集中營中只要有些小風波，他便得到了消息。甚至某營長打太太，某副官毆打太太，什麼狗咬狗，某營長吃酒醉或癲了，我都會知道。

營上的「同學」們也從我這裡得到外面的消息。營裡將有什麼新來客，特工又有什麼鬼鬼使使出來，某人已捉了狗，特工們暗地不給「同學」們知道的密聞，敵人已打到了什麼地方，以至於上體操時被炸死了多少人，「同學」們多能知道。副隊長時常要我把稿寫公文，和班一兩句筆墨官司，有時要我幫他寫特務長算帳，因此時常長進了多少油，隊長吃了多少米飯，「同學」也都會知道。一個好消息或重要的消息立刻會傳遍全營。而我們，儘量是聽兵走漏的，因此常引起隊長和班長們的爭執。

「同學」們消息算什麼？營長，在不出來，儘量是聽兵走漏的，因此常引起隊長和班長們的爭執。主任編系的特工們對其營長不大看得入眼，營長對官兵也極看不起主任系特工，他們兩同行，不但在我們四排頭上各顯英雄，他們自己也各做我的工作，常常互相碰頭。有一次，不知那個主任系特工授意一個自新份子，有意同一側守衛的營長接洽逃遁，想把許多學員逃遁的責任

撞在鐵絲網上，雖然被引帶學員的小李。和教官也趕到那人引到外面逮捕，以証明主任系特工的無用，連自衛隊也趕到。就發覺了那人一兩送屍。演一演捉賊的遊戲，同一大頭子拍梗。

那夜集中營的警報由學員負責，訓練由主任系特工負責的，但有許多不開實話的，尤其是學員是出的責任，就發一個學員逃走，隊長馬長兵發放，一發兵去追回來，這就馬長兵們被稱爲不住學員，要隊長們自己去追捕。

我們「同學」在集中營裡，過著不自由「苦痛」，「不自由」，「囚犯」，「非人」，「奴隸」等，曾經受過所長彭彭容的折磨，紀聖的歲月中，除了設法逃亡之外，最難得得到自由。自從集中營被燒以來，「同學」就不斷的逃亡出去，或一個一個逃，或三個人以至七八個人同逃。到後來逃亡的事件越弄越多起來，那時工大隊子甚至下令，如果一個月內逃亡五人，那隊長就受撤職處分的通學派。隊長們把「學員」逃亡，有救護替他生命救的職責，但仍無法減少我們「同學」的逃亡。逃出去之後找我們出來是少數。這困難由於逃亡者的計劃秘密，行動勇敢和機警。但兩難特工系開的矛盾和困難是無窮的。

使我記起一件逃亡故事，學訓班有個隊副，年紀還青，未分娶妻。他平時扮得美面虎的角色，對「同學」似乎很會欺騙。樣子，尤其見到女「同學」。更是笑逐顏開。他在吃天鴨肉，對一個姓孫的女「同學」轉頭，那女「同學」也有「頭圍份子」之嫌，但隊副在主任面前說許多話，要求允許他負責保護女「同學」的工作。在特工集中，如果能夠保護的女子無得如願以償的話，在他是不特可以受官長親，就是受辱，而且可以在老板前顯得他青年有為，博得青睞的，這是因美而喜事。於是他先和女「同學」談到到那裡，後來引進了那女「同學」向自新隊。呈上去。那女「同學」除了逃亡之外，在集中營裡同志們的幫助下，逃出了。那天在太極場由長官和派官來慰勞自新隊子的時候，那「副總」主任命令，問道女「同學」到大場裡去，問他什麼事，他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「女「同學」再三不肯去，他現出真身。翻下面孔，惡狠狠地威迫她。女「同學」一連走「幾哭，眼淚在裡面動，還未到太陽場，她對臉附說：「殺了我也不去！」突然向後轉，跑回來了。」

這時隔壁大為震動，哭哭不得。於是他的同事們成人之美，大家答應幫他忙，務必使姪孫的屍體，得以喜滿。那女「同學」知道同事們的決定，決定當日逃出去，我與他們等一天，以便我可以到外面再拿些錢來給他們。她心一算，當了，再出去再說。到了黃昏時分，她和我走的「同學」公然經過她家門口，以奉命傳遞其名姓而去，幾個同事也趕上遇到他們，見是剛開運的人，也不十分盤問，到門口不久發覺，竟逃走了。這八個人一起逃進門內，使主任索特工和憲兵們大傷腦筋。憲兵說他們在窗外另居，他「可以不負責任。於是，他們在門口有兩個，出去又是幾個哨崗的，要憲兵負責。一經折衝，憲兵「好一個硬手道。他們在土牆城裏的路上走了一趟，不到兩個鐘頭回來了，路上各方面的一路沒有蹤跡。

那鬼鬼祟祟心不死，罵罵不分類去道，竟而發覺。他「告發勇，連夜向廣慶縣去路上道。到天亮走到一個涼亭裡，坐下休息一會，抬頭看見壁上有許多寫着詩句，具名都是八位「同學」之一。他認定他們從這條路去了。又到一個涼亭，壁邊又見有「我們去也！再會」等字句，下面又具着八位之中的另一名字，他向這條路趕着追趕。到了廣慶城郊外，竟見了一隻夜，毫無蹤跡。再過去追趕，沒有信心了。悵悵而歸，好幾日不見笑面。

「憲兵」的特務組織，自成系統，「從中央的憲兵司令部。憲兵都受嚴格的訓練，反共教育。他的任務，正如那八九位九頭鳥的團長所說的，什麼都管得到，實際上是以反共為中心。一切有關「黨政軍警法，農工商學兵」的憲兵任務，都請其進中心。他們知識水準比較高，初開招發的士兵多是初中高中程度，至少也是小學畢業。他們圈子裡已訓練有一套東西。卻有一知半解的知識，能轉轉彎曲的，差一點理論。這樣是為只知發覺的誠是特工們所不及的。

每個官兵都為特務組織所控制，但我們說個個官兵「特工」，却又不然。他們原都不知作鬼的，而是中了鬼王的鬼計，套入圈套，打入森羅殿前，地獄門口，當那牛頭馬頭的獄司，幹「鬼卒」常的差使。除了幾個官長和少數兵長以及極少數的士兵在孟婆亭喝了迷魂湯，忘了人世間之外，其餘大多數，多未失去人心。他們漆在黑的鬼域裡，切慕著人世間的光明，雖不動投胎大身之念。但他們要想得到鬼王准許放回陽間，那是千難萬難的事，他們在望鄉台上不知流了多少思親念友之淚！

看守我們的憲兵，起初自然裝着鬼臉孔，儼然有介事，後來逐漸和我們相熟悉，講起人話來了。許多憲兵下班後沒有事便跑到我們這裡來閒談，我們這屋子成爲了憲兵的俱樂部。他們覺得我們和屋子雖窄小卻吸得到人氣息。有幾個面直除了吃飯睡覺上差之外，一天到晚和我們廝混在一起，親暱得和朋友一般，我稱他們無常伯伯。魯迅先生談且惡戲的一文中，曾說過無常鬼是人們最熟悉親近的鬼，他們也不生氣。

從他們的談話中，我們可以見到他們素然的人心。這種人心他們是不好到處隨便顯示的。一不小心，便要禍事臨身。我們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。他們原是好人家的子弟，年紀青，身體強，都要遵相當教育。抗戰初期或爲愛國熱誠所激，投筆從戎，或因失學失業，憤不擇路，或因家鄉淪陷，窮無所歸，也有爲了逃避抽壯丁，與願「憲兵」可以不上前線。當憲兵被調到各處招考的時候，堂皇的招考章程上，寫着動人的條文，其中規定四年可以退伍。待遇特優，餉銀之外又有津貼。他們去應試了，當時恐怕考不取，甚至開復軍預備考試用的銀目，然而他們都錄取了。

找到保人，填上保證書，志願若等手續，他們由各地送到憲兵隊裡，做了入伍生。過著「三操一講堂，青菜豆腐湯」的一般軍隊的小兵生活，接受了「憲兵乃陸軍第一兵科也」的應有的教育。當了一年半載的入伍生，能够成績合格准予結業之後，分派到憲兵團各連隊裡服務，才算正式憲兵，和連長是二等兵，過了一年一年以至三年，看官時成績尚可，得到上等兵出缺，才提補上去。由上等

兵團下士，中士，上士，准尉，一般移一層層升上去，如果要想升到少校尉級的話，就到後發白也未必可能。看看我們的一個班長是抗戰以前入伍的。他是高中生，七年了才升到中士班長。我們取笑他們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上等兵」。他們也承認，不過要求把「得」字改爲「磨」字。

憲兵的軍律比別種軍隊嚴得多，一般都要加一等，從重處罰的。而且極容易得罪，憲兵之間互相監視，一言一動，上面都能知道。稍有過失，就受懲罰，輕則打軍棍，坐禁閉，重則徒刑槍斃。犯了罪，很難得送軍法機關依法判決，連槍斃也由憲兵隊自己可以執行的。他們的餉銀比別種士兵多，班長以上就有所謂「憲兵津貼」，但在物價高漲之下也不能經常吃香菜豆腐湯，他們要請假，服役時期更律不允許。依照章程規定的四年已期滿了，請求退伍，說是國難時間，延長服役，不准所請。就是有了特殊原因如重病殘廢等，請准長假到案裡，還不能離開憲兵隊的關係。他們的內生活比我們實在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的相差。有個班長說：「我們還不是同你們一樣，不過你們是被提審的，我們是被關來的，這一點不同罷了。」他們精神上的苦痛且更甚於我們。因爲我們明白自己爲什麼，爲了什麼要坐集中營，他們却不明白自己真的爲了什麼當憲兵。

他們也落在深淵裡，他們要想出得這深淵，除了逃亡也沒有別法。但他們的逃亡，比我們更困難，更危險。因爲他們入伍時填着三代履歷，家鄉親屬的名字，更有一個保人，你逃跑了，就要連累親屬保人吃官司，憲兵自己的法律規定，憲兵逃犯被捉回，就不要經審判手續立即槍決的。我們爲捉回的逃兵，雖也有被槍斃的，卻不是用逃犯的名義槍斃的。憲兵們在這樣的嚴厲的管制下，他們爲了要敵人，卻仍能簡便困難，不計生命危險，時常有逃回的。集中營裡一百四五十個憲兵和我們這許多囚徒，日日爲伍，嗅到的是人氣息，聽到的是人話，這給他們的刺激是不小的。一個人上了當，自己不知道的時候，到也視爲當然，等到自己覺得了當之後，那是追悔不及，苦痛之極的。記得有個冤故事，一個吊死鬼掛好了繩動誘一個人上吊，那人不用回頭而抱懸去送死，吊死鬼說：「你上錯了

「那人說：『我沒有毒藥，你錯了，才有今日。』」吊死鬼聞言大哭，立即不遵守找惹死鬼的合法手段，做了個「爲家大身」投胎而去。憲兵朋友們正和那吊死鬼一般情懷，他們不安合法請長殺的手續，不斷地逃出鬼門關而去。他們獨自逃，結伴逃，也有同我們學員一起逃的。起初還多限於案情陷，或家屬保人不易追究得到的人，逐漸連來歷可查的也逃光了。憲兵和學員在逃起的莖葉上逐漸超過了學員的比率。後來我在浙江某一個公營貿易機關裡遇到一個逃出來的憲兵。他見了我熱烈的拉住我的手，問我還認識他不。他現在改名換姓在此做會計工作，他又告訴我，他是集中營搬到福建後逃出來的。那時他們一連逃兵剩的不到四十個了。

至於主任編系統工，不同，他們的性質不良憲兵的單純，出身也比憲兵複雜得多。他們吃這碗飯時間也久，大都已是官階級了。他們之中的大多數，已喝透了「流寇湯」，不但忘了人間世，而且對於「人」這個東西已經有成見，吸到人氣，聽到人話，覺得怪不舒服了。他們所受的訓練也不同於憲兵。他們在廬山也學過反共的一套理論，但這不是他們的主要功課。所以在這門功課上，除了幾個頭子之外，實在不及憲兵。他們所學的主要功課是屬於反共的實踐上的。如何釘槍，如何偷竊或搶劫文件，如何綁架，如何進行暗殺等等技術，他們都有心得的。他們有一本寶貴的書，大概是諸葛樞。裡面講的都是這類行動技術。每一種技術都附有實例說明。諸暗殺術第三章，舉的實例是在上海某醫院暗殺一個人（名字已忘）。這人已被暗殺一次，槍傷不死，在醫院裡醫治的。舉例很詳細，如何計劃，如何準備，如何進行，如何脫身，都一一說明，並附有一張圖，畫著醫院裏的平面，用紅黑虛線指出暗殺者的出路和進路，這一本四百多頁的書，真是他們做他不傳女的秘本。他們的全套本領，全在這書中。不過如何打屁股，如何使毒刑，書上沒有說，倒是他們無師自通的。至於如何傾倒是非，造謠說謊，挑撥離間，含血噴人，惡聲厲言，放刁撒潑，惡識惡語，拖人落水，隱匿李敏，武斷歪曲，吹毛求疵，指桑罵槐，反雲覆雨，興風作浪，包攬誘惑，揭發通緝，聲腔作勢，吹牛擺榜，

「這一些套本領，他們也來得一二手，卻非其所有。這些本領在集中營裡要算總教習，教員，訓導員等。一批「文人」比較高明，但是批文人。比文於「雙勾釣」註。特工系統裡的事家們，卻又小巫之大巫了。」

主任系的特工在三戰算各地都有。就是他們的任務，不單是共，也做反滿好反敵人的工作。其實後兩項表面上也在做，骨子裡天曉得。在集中營裡做隊長隊副等工作的，多是在外面混不好，或犯了特上紀律，或同行傾軋，被調來當這當差使的。他們都不很得意，滿腹牢騷，不免時常發作。

我從他們「牢騷」中，知道他們認為肥缺的「一等差役」是派到游藝隊裡去工作，前壁一壁，黃金萬兩，雖有危險，份頭可派。如果肚子大些，自己覺得地位，上面可以領餉，下面老子第一，為所欲為，那便肥了。其次是派到溪好那裡工作，既無危險，又多通融，工作當做自有滿好幫忙。聽說溪好見他，便多一般尊敬，待之如上賓。其次是普通勞動，也可以帽子一頂，竹槓進來，花天酒地，任憑歡喜。再其次是餵養子產犯人，只要手段靈活，快快叫搭。遇得巧還可以弄個把「廢物利用」(註)。

最苦的是被派到「照區」工作，既危險，又無錢，出力不討好。但還可以敷衍塞責，多造些用旅運費，各報實銷。在集中營，那是未敢苦差役了。每月只有規定的幾個餉銀，學員身上只有虱子疥瘡，無油可搽，雖可以在餘米鹽鹽上搽些油，也是有限，大頭子又是馬蹄刀木杵裡切菜，滴水不漏的。一年三百六十日老吊在線上，這批囚徒又是天上星宿，不易打交道，弄得巧，就吃上幾排頭。看這一般苦處，也難怪他們在美藝游藝班結了。我記起在周田村茶館裡遇到的一個當游藝隊長的特工。

上馬田村有個小酒茶館，我也是老闆主，有一天我在那茶館裡遇到了一個不會在村上見過的

《註》「雙勾釣」，CC也，象形。

「百端是參商。」我說：「恐怕沒有罷！」他似乎說老實話的樣子回答我：「不隱實秘密說，上次已經有一二十個哩，現在繼續加到六七十了，這數目，實在不敷分配。」我說：「司令官恐怕沒有那批准數發下來吧！」他說：「不會錯的！不會錯的！我已打聽過，確屬發了。」最後我答應他說話。這位曾失鬼，武裝特工小頭子表示非常感激，又連著付了款。

集中營的隊長們所遇難的記錄，所謂自己選擇難隊伍，原來就是這樣提法的。這種奧妙，我們於無意之中得到的。其他奧妙手法，秘密把戲自然多得很多，我也不需要多去推測，因為這於我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，則無用處，而且如果給特工們發覺我知得太多，不但永不會放我出去，弄得不好，性命還受不著實。

特工們對於我也說不透，說「頑固」不大像「頑固」。說不「頑固」又不大肯妥協。說老實却是拉一獎金身動的，說不老實又有些老實相，於是他們認為是「無所謂」份子。我也樂得無所謂，假裝假果，裝模作樣。每日喝酒餵花生，借酒遮面，高談闊論，滿口孔夫子道理。拉出「我的朋友」某某某某某員，哦哦哦嚇小特工。只是那些教官看文章的照照雖然有些那個，嗅覺倒比較多，他對我的考語是：「假裝糊塗，實屬可疑。」然而不過是可疑而已。

我們「七君子」在這幾個月裡，生活倒也可以過，吃得飽睡得穩，又有憲兵保護，安全有保障，只是缺少一樣緊要的東西，就是「自由」。我們好似動物園籠養的七君子（鳥名），看得見天，却飛不上天。然而比之於鐵籠中鳥的脖子上「同學」已是特殊了。

說起特殊的囚徒，倒想起一位道士「同學」來。這位「同學」年紀已經半百零，面龐像甘地，瘦也像甘地，兩耳聾得很。他家鄉就在江西，離開周田村，不過五六十里。他是佛教教會會員。開會不燒手模，未經縣署部允許，擅自秘密開會，有人告發是共產黨活動嫌疑，因此被捉來關在牢裡，不審不問，解到集中營當「學員」。他大不認識字，兩耳又聾，但仍須上課聽講，跟隨他年老親戚，又絕不

到口食，學洋操實在要不得，准他在旁邊見習，其餘還是和其他「學員」一樣生活。他總不見別人的話，他也不說話，不會唱歌，不會遊戲。特工當他玩物一般戲弄他，他總一概不理會。上課感化，個別談話，到這道裡總不起作用，特工們對他也没辦法。後來叫，當伙夫，又不肯燒飯，挑水，只能做做打飯送菜等下手工作。

他家裡很窮苦，有兩個女兒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十四歲，是他娶前夫的前夫的兒子。平時靠他拿款捉單渡日。現在他自己被捉，一家五口就靠他肚子，他妻子寫信來，家裡東西都賣光了，問他幾時可以出來。不久又來了第二封信，說已把大女兒賣了，但又吃完了，打草賣小女兒，問他幾時可以回家。他叫我代寫一個報告請求釋放，報告上去，沒批。第三封信又來了，是大兒子跑來，他妻子說小女兒又賣掉了。但是他沒有回去，一天他妻子抱了三、四歲的小兒子，帶著大兒子跑到集中營來，要求接見丈夫。憲兵不准她進去，她坐在特訓班門口哀哀啼哭不止，特工才准她進一同學一出去接見。他妻子帶哭訴賣女兒的經過，兩個女兒的身價只吃了二個多月，就完了，現在只好賣兒子，已說好戶頭，五十塊錢價錢。她捨不得母子分離，哭了一夜，決心不落，跑來商量。她話語的聲音並不十分高，可是，道士似乎都懂得，他某立著，把兒子抱過來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又交給妻子。他叫妻子等一等，自己跑進裡面，到校長面前，撲地跪下，兩淚俱下，請求縣長救救他，陳士叫他也起來，對他說：「你再打一個報告，我給你轉上去。」他要求再去見妻子，卻不准許了。他妻子坐在特訓班外面痛哭起來，被兵又勸又拉的趕出去。報告轉上去，仍沒有批示。

過了不久，集中營發生一件大事，有一個小頭子發得一個獨子，起一週歲不到，突然生起病來，醫官看不好，請了外面中西醫來看，也不見好，毛病只覺天天重起來，急得他夫婦兩喊皇天。老百姓說一定犯了什麼，鬼怪在作祟，太太也以爲然。說也奇怪：集中營的特工人們，未曾娶妻的不算，大小童兒數十人多沒有一男半女，據我所知，那時有兒子的只不過二三人而已。——也許以後已有生育

也許另有兒子，我可不知道。特工們只有在道場上遇有些人住，他們沒有不想急於生個兒子，也只有這點在他們唯生哲學極端太極圖的因果觀念上，有些難言之隱。我在道場茶禪課裏得個寶貝兒子，竟又生起病來，藥石無靈，那得不吃出心頭肉般的痛。就是他的同事們也爲他着急，可憐。這爲特工們所重視的消息，傳入營中，連郭子也聽到了。他對隊長說，恐怕是野鬼乞食作祟，他會得捉。那小頭子本來早想請道士來驅捉，只恐怕別人說他迷信。既然「學員」會捉，那就好沒有。他說：「不妨試試，明知迷信無用，但也可慰太太之心。」於是買了香燭紙錠，雞鴨魚肉，用演劇需要的名義，借到了道冠道袍並角法劍金鈴行頭。請道場中七八個婦女老百姓，我們這位「同學」，仗劍而步，作法唸咒。幾時忙了一天半夜，一尊郭小頭子的祖宗有靈，其一也是我們這位道士「同學」還道轉，歪模歪樣，那位小公子竟滿月起色，不幾天會吃奶會笑了。從此我們這位「同學」得到許多特工太太的好感。他費盡千機放到校場網羅了，住在火生房，可以在周圍村自由。他又得到太太們的贊揚和宣傳，村子裡的老百姓知道訓練班道士很靈驗。家人有病，就找太太們請他作法。第一因爲我們道「同學」，宜求必應。第二作法唸咒認真，他是瘦子，只恐別人瞧不見，咒語聲聽得特別響亮，而且始終不懈。第三他不要錢，只照例請他吃餐飯，拿些酒餚須拿的請鬼的酒菜。有幾種便利，老百姓樂於請他，他把拿來的菜送給太太隊長時吃，更得特工們的信任。起初准在近郊村子去作法，逐漸上多里路外的村子來請，也准他獨自去了。訓練班道士名望更大起來，他樂在叫大兒子設法向同行借了些行頭來，住在周田村一同幫忙，生意好得很。可是等到改編爲戰時青年訓練團的時候，這位年老的道士變了戰時的青年。自然青年不宜於迷信，不准再做迷信的行當。集中營從上講撤退，不知他的下落如何。

我們「七君」是過着特殊囚犯的生活，有十個月之久，但我們要得到自由高飛，也除非開闢綠洲飛出去不可。我們也只有遠遁。我們七個人估計，有的衝出去之望，得不到一乾一淨，解決不了問

「唔，有的體力不勝，逃不動陣，有三個只要路過就是響，他們早計劃了，有機會決定衝出去。他們走的那天，天氣還轉涼，我們被綁在鐵絲網心窩說在床土。我們四人同一個連兵班長到下周村店吃酒。我吃得興子起，酒一杯杯的要來，上下古今地談，吃了兩個多鐘頭，我還想吃些，連兵班長再三個促回來，黃昏才醉醺醺到屋子裡。副班長打呼聲回來，班長問他們三個人呢？副班長說：「在老百姓家吃東西」，班長叫他去。我們還裝鎮靜，攤開棋盤下棋。連兵班長找去沒有，發覺他們走了。我們也大驚小怪地發覺被綁衫衣服不見了，說他們不該偷了鄉友的東西走。連兵班立刻大批動員分頭去追趕。我們在監說三個朋友一路平安。到了夜裡，連兵班長到我們房子裡來問那班長：「這裡誰同他們要好？」那班長指出是我。連長叫着我的名字「起來！」他問我：「事先知不知道他們要開小差？」我說：「我們四個人同他們三個鬧翻臉，不同他們說話已經幾個月了，這是你們部知道的，他們怎肯告訴我們要開小差！」問答中他提不一點把柄。他忿忿地自語：「看他們逃到那裡去！逃得出便是他們的！」立起走了。第二天連兵班長回來。我們朋友已到他們要去的地方去了。他們已是自己的。而不是那連長的了。

我們四個不逃的「君子」，當然依法連坐，總算遊客氣就關在住所，足不准出戶，禁閉十多天。以後不准隨便在村中跑，到村外更不必說。不過酒仍准我吃，菜也准我拿進來。菜館老板做了我臨時通訊員，他們絕斷不了我和外面朋友的聯繫。

特別班軍官隊合編為調導團已公佈了。外面朋友又來說法營救。據說這次我無論如何可以出去。特工頭子又叫我整話，問我回到那裡去，要多少路費。我想這次無論如何可以出去了，在打算出去以後的計劃。然而改編的一天，我不是出去，而是進去。我們四個人被改編到第六隊去。這一隊特工們稱之為文「頑固」隊的，就是後來在福建赤石大暴動的一隊。第三天又把我們四個人分編到第四隊和第三隊。第三隊是武「頑固」隊，詩人，報館主筆，一變而為武人。特工們大概因為我脾氣「可疑」

，但還不够「頑固」，獨在四壁。上操，上課，勞作，唱歌不能再例外。感謝許多鄉方的幫助，替我代做吃力的苦工。上操上課，體力還可應付，只是唱歌總會唱三民主義兩句，以下就做兩郭先生話衆口開言了。

過了個把月，又得到朋友的警告，總算仍給我特務，免去了工上操。盡了我的法寶，那上得上一部分之一資格察官當官的東西——酒，很快混熟了。這裡的鄉官長們，逐漸我又可以在村中跑跑，在老百姓家坐坐。除了那臨時通訊員的交通，和憲兵朋友們的耳報，我仍照舊著廣慶事業。這樣直到幾個月之後集中營從上調撤退。

四

一九四二年五月敵人佔領金華。報紙上還在稱讚我軍殺敵數千人，金蘭閣若金湯。敵人攻陷了衢州之後，報紙上登載着我軍決戰衢州，又殺敵數千。敵人已佔領江山，報紙上是說我軍予敵以重大損失後，脫離轉進江山。但敵人不肯報紙上幾千幾千的重大損失，還是向西退來。南昌敵人在報紙上有驚動模樣後，沒有二三天，沿浙贛路向東推進了一大段路。這消息使我們又怕又喜。怕的是特工變風殺人，喜的是我們或可畢達難逃於一役。

一天緊一天的消息，營中傳遍着。大小特工們雖然顯得慌亂，他們却有臨難不苟的精神，外面風聲鶴唳，管理我們更加認真。他們天天傳出消息，我軍如何勝利。甚至背過牆秘密，說出長官總的作戰計劃，訓練了十多萬大軍，誘敵深入，一鼓殲滅，要我們鎮靜。

有一天黃昏時候，我想到外面去，門口憲兵對我說：「今天你不要跑出去。」我問他：「什麼事？」他說：「明天告訴你。」我探頭往外一望，憲兵站著幾間，隊長們心慌意亂地把所有勞作用的工具，搜了遍頭之類，得到一個小天井裡。叫我們晚上安靜睡覺，外面有什麼聲響，不要起來。我們知

因一定行事故發生，但不知什麼事。據早成了就說之後，茅家被帶來三個女犯。第二天我們從新來的女「同學」孫福如帶了老宋來訪的。孫福如一丁多大等取了衛兵的武器，衝出去了。一個女犯丟了一個手榴彈打死了。一個正在接槍的班長，自己受了重傷。我們在心底裡慶賀，慶賀，真希望我們的英勇行動。我們又從漢口市知道當時有三連兵去追趕了一大，幫得滑垣老百姓逃往，只捉回了一個地不助的犯人，其餘的連影蹤都沒有。但隊上的官方消息說，只捉了三個人，其餘統統捉回了，並且開過火，當場打死了四個難友，全部武器被繳回，說和活龍活現。可是我們相信這些兵在資格人士的消息。那個被捉回來的病人，以及受傷的難友，二天之後，被拖到荒山名裡，嚴刑審訊，要他們說出逃走的全部計劃，以及逃往的目的地。那地位的答覆是用盡最後生命力量喊出「中國共產黨萬歲」的口號。他們被亂棍打死，還沒有斷氣，踢落在一個預先挖好的洞裡，蓋上泥土。同時有一個女「同學」也被槍決。她只有十七八歲，當在皖南被捕時，被野獸強姦，折磨入骨，脫臥在床上，吃飯大小便不能起來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地活受罪一年多了，她掙扎着，只希望能出去自由。因為這並非絕症，只要好好醫治，是可以痊愈的，但特工們只怕她把自己受過的經過說出去，幾次請求出外醫治，卻不准。這次槍斃她特工說要做好事，使她免除苦痛。

那新解來的三個女犯之一，是三發其某機關的女主角。據消息經過方面報導，她因為不聽得做女難子的門腔，却要自演藝人的身份，得罪一個不大不小的特工。她鋸刀替她捧場敲鼓助，而她却冷淡地。每當他到後台來時，她的點頭招呼，不能稱是他，竟動手動腳起來，有一次她發了脾氣。於是被戴上亮藍的紅帽子，關到茅家嶺來。那特工初還不過是給她一點顏色看看，叫她青筋腫，那知茅家嶺是捕獵籠，易進難出，一關已關了半年零。她被關到集中營時，却已懷身孕，薄薄夾衫已掩不住她的高肚子。當舉動之後那茅家嶺姓王的管理員（狗頭早已調升他職）被關到長官部法辦。長官部接到無頭狀子告發那姓王的強姦女犯。軍法處傳那女犯去審問。集中營裡有許多特工是姓王的同学同事，

事先處置，雖不許承認。但當她被軍法官訊問，為什麼被捕半年，懷孕還不到四個月，她低頭不語了。聽說那姓王的管理員，兩罪俱發，被判死刑，後來竟意外不死，不得而知。對於這件事，集中營特工們的輿論分兩派。一派認為那不大不小的某特工，下井投石，手段太辣，一說說自己化了許多心血，得不到手，卻眼看被別人隨手牽羊，安得不氣憤，不報復。另一派認為給粉，莫衷一是。

當年，長官佈上德絕對安全的一天，晚上我那時通過訊息通知我明天要撤退隱息。第二天晚上果然宣佈為準備夜一保護學員安全起見，立刻撤退。我們好在早就打好草鞋，準備好了一切，說走就走。每人背了背包，拎着線上的公費箱子，麻袋包，大小鍋子，炊具，米，以及官兵們太太們的大小箱子、衣包、鍋蓋，每箱說少也有百斤左右。各隊集合在大操場，整隊出發，有幾個隊連床桌椅茶几以及官兵們廚上的全部傢具都一抬抬由「學員」抬着走。官兵們後護衛者。官兵後面跟着教官幹事之類的文官和太太們的混合隊，浩浩蕩蕩向着諱莫知深的地出發。

那條路上是上饒人們逃難的唯一的一條公路，經過分水關高嶺可直達到福建。它也有最緊要用途的時候，却被人水沖斷了幾段大小橋樑和幾段路基。在如山的軍令督責下，拉着快子在搶修，殺了幾個人，不力的縣長之類的人員之後，修得勉強可以通車。這時老百姓還在信賴固守命關，決戰衡州的謠言。雖然人心惶惶，極未見有何行動。老百姓也只有信賴這樣的謠言，方能把自己鎮靜下來，因為現在還未到老百姓被允許逃難的時候。抗戰期間，軍事第一，後方的鄉民當然先行撤退。其次是機關。我們是屬於機關一類的，應該比老百姓先走。

路上已經顯得很熱鬧。各式汽車在路上競賽。酒精車追過水炭車，汽油車追過酒精車，小包車追過了大卡車。大卡車上有的擠滿着男男女女，連車頭上，篷帽板上，踏脚板上，都擠着人。有的滿載貨物。有的堆着眼屎菜葉等笨重傢具，洗脚盆馬桶也在車上張開大口向着拖了兩條腿走路的人們笑。獨輪羊角車在汽車嘖嘖聲的叱喝聲下，在路邊吱吱吱地急叫。軟轎滑着公路，在找尋中轟炸

巨響。當隆隆的飛機聲自遠而近，隊長們伏在路溝裡喊著：『叫我們坐下，卻不准開槍伏倒。我們仍機隊在飛機上坐著，看飛機在頭上盤旋。它如果願打投下幾個蛋，我們就是夠絲或夠骨。但這不足以使我們因徒畏懼，因為對於我們生並不比死更痛快。我們憂慮的在乎傷而不死。敵機的轟炸，似乎也分幾個時期，這時它還在轟炸汽車時期，等到步轟炸行人的時期，我們已經到了一百五十里多的地方，暫時安營了。因此我們沒有在敵機的轟炸下傷亡一個人。』

我們隊伍每天走四五十里，第一天我還可勉強跟著走。第二天脚上草鞋就破成泡，准許我跟著病員一起走。可是我一路一拐的還跟不上，後來別人帶起上去了，只剩得病弱的三個女「同學」和我，由女隊長押送著。那女隊長真是巾幗英雄，她的架子和威勢比男隊長還要優然有介事，一路似想似罵的說我們拖累了她，趕不上隊伍。第二天我捱了破布捆腳包裹了一下，和三個女「同學」持命在幹而走，那女隊長氣呼呼地在後面追趕著。我們走一程坐下休息，等腿將趕到時，我們又立起走。上午天她還他拚命趕。下午走了十多里之後，不見她追上來，直到宿地，還不見她回來。後來知道她逃得我們不上，又恐怕我們逃脫。仗著身穿一套軍裝，喝住商人汽車強搭上去。汽車不等她立穩就開動，她縱身出車外，跌斷了一隻腳骨。

我們走了兩天，路上又遇到大雨，坐在公路旁的一所小茶店避雨。見到後面有三個敵兵押著四個女人走上來。那四個女人淋得像落湯雞，我認得其中之一是林植甫。他一向不知關在何處（新四軍高級幹部分開幾處地方關的，石底村也是一處），到撤退的前幾天才解到周田來。現在我見到他，想起石底村的幾個「不知怎樣」關在石底村的十個人，在我們七個人解回周田村之後，王聿光，王傳福，陳治國等四人也被送到特關那裡。王傳福又被關到茅寮嶺，暴動時丟手榴彈受傷後被殺的就是他。有三個人逃出去，因為不認識路，被遊兵追獲，一個當團長的（已忘其名）中槍後落在岩坑水潭中溺死了。那五個人的消息沒有知道。我正在想著，一個相識的遊兵走過來招呼我。閑談中我問到石底村的幾個人

有沒有解來。他說那邊發生逃亡事件後，上面不信任蔣兵守衛，改由蔣勇隊（註）負責了。我問「現在不知怎樣了？」他看了看旁邊有人，掩了掩頭說：「不知道」。雨止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們也起身走。那憲兵有意放緩腳步，我走上去，他輕輕對我說：「黃誠，李老芳他們早就用毒藥攔死了。」這是非常秘密的，叫我不會對別人說。我還想問一問其實，他加緊腳步上前去了。我聽到這消息，追催同住石底村的情景，黃、李他們的形影。那時心裡難過的情狀，現在已形容不出了。

我們到了駐營地方——鉛山縣石塘嶺。我的妻子帶了十歲的女兒已在那裡找我，她母女在金雞失陷前兩天，衝出危城，逃到上饒友人處，曾來周田村看過我一次。這時她搭了友人機關裡的車子先到石塘來。她告訴我時局緊急以來，朋友們更著急，無空不續的在想法營救，現在已經有了把握。她一路跟來，寫的怕我在路上被人不明不白的攔掉。她喜慰我一踏平安。我對於她所謂把握，却仍不相信。

在石塘過了三四天；妻又來通知我，明天有人來保我出去，叫我準備好。我對於妻子的樂觀並不在心。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個朋友從鉛山來。帶了長官部的公文先去見主任後，再來看我。他告訴我捉得了一個全國聞名的「特務要人」，直接寫信給三戰區的特務最高負責人要求保釋我。他拿了這信件經過衢州至鉛山間，涉過幾處齊深大水，才找到了那負責人，簽字批准了。他充當要人代表來接我出去。我可以立刻出去了。話說未完，團本部來叫我。我那朋友還有要事先回去了，我去見了主任，他說：「現在某某主任委員來保你，你出去好了。」隨手寫了一張條子，要團本部給我一點重賞。（集中營從來沒有釋放過人，沒有準備着釋放人犯的文件和手續。）還是出於我以及許多難友的意料之外的。前後不到一個鐘頭，我竟跳川深淵，成為集中營裡合議出去的第一個自由人了。我那時的心境，現在只能籠統地用「悲喜交乘」來形容。我說却死囚服，穿我舊衣裳，到十里路外的朋友那裡去。路上碰到三個憲兵，點了點頭已超走過去了。其中一個憲兵却又追回來，叫我停止。我知道他以為我開小差出來，所以追來，就回頭問他「什麼事？」加緊腳步只顧走。他跑步追上，問我到那裡

「我說回浙江去，給他看過丁差假證。問：是不是以爲我開小差，他紅了紅臉說：『不是！不是！』」宋適曾經也有人像這樣從容提出去的。——他買我得到自由，他說他也是浙江人，這次敵人流竄，家鄉淪陷，他的母親和一個十二歲的弟弟，不知怎樣，被早想脫離這不是人幹的工作。要我幫助他，將來給他覓一個職業，我答應了他可以想法，轉身就走。走了十幾步，回頭看那老長還呆立着出神地望着我。他見我回頭，又招呼我等等，趕上來，要我告訴他我的住處，我問他什麼用意。他要說又不說的好一會。終於說：『我決心不願再幹這行當，準備去請長假，跟家回浙江去。』我說：『你怎麼能請得准長假？』他說：『不管他媽的准不准，今晚就明天先到你這裏再作計較，我相信你一定有辦法能帶我出去，無論如何懇請你救我一救。』說着眼眶有些紅了。我考慮一下，對於這個被騙陷在大坑的青年，非常同情，但一則我對於他並不十分瞭解，二則恐怕弄得不巧，又惹是非。爭就回答他：『我自己到什麼地方去，也無着落。當此兵荒馬亂之中，無法給你找一個存身地，不如暫且忍耐，待將來有機會再說。』他聽到我的拒絕，知道事實上的困難。他雙手熱烈地揉着我的手說：『那末，我將來跑出來到你那裡，你一定要給我設法的。』他兩眼流着像小孩子向人討玩具般的熱望。他等我給他滿意答覆之後，才放下手。還送我到渡頭，看我上了船才回去。

我在朋友的避難住所裡住着，心中只打算着到何處安身。我好似一隻久闕在籠中的鳥，一旦放出籠外，反覺得天地茫茫，飄向何處，才有林子可棲。這時前方的消息，越來越艱劣，我軍所向無敵，往往南挺進，敵在後面追蹙而至。我軍行動神速，使敵人望塵莫及。敵人未追上我，我軍早過敵嶺，分水關到關建去了。但敵人在上饒火車站架炮向四圍無目標的射擊時，有許多機關還來不及搬走完

(註) 衛勇隊是那時新組織的武裝特工，富浙路淪陷時，他們就在沿線各縣，搶掠，殺人，燒房子。老百姓把「衛勇」二字作爲強取硬奪，偷盜，淫淫，燒殺的代用詞。例如

我的衣服被「奮勇」去了。某人的妻子被別人「奮勇」去了。

許多大炸彈大炮彈還在拉快子抬着丟到滔滔信水中去。起初撤到近地的部隊機關，此時又立不住陣，要再往福建撤。老百姓雖未奉命逃難，到此時也只得扶老攜幼，倉惶出走。這時公路上成羣結隊的難民、難民、難民，前浪推後浪般的整夜擁退。各色車子，汽車、黃包車、手車、羊角車、土製的手推車，以及小孩的搖籃車，滿裝着衣包箱箱雜物馳奔着。敵機肆虐更凶，沿公路掃射機槍，丟擲炸彈。死傷在敵機下的人不知有多少。沿途又沒有食糧的地方，許多人都露宿挨餓。死於疲勞、疾病、飢饉的人，又不知有多少。混亂、恐怖、悲慘，籠罩了這條幾百里長的公路。

我看到這樣情形，覺得難在難民之中走。實在危險。我在集中營裡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現在虎口餘生，這條性命豈得格外可珍貴，要好好使用。於是設法把妻女擠上一輛貨車先走，自己想多住幾天從容的走。但敵人來勢不容許我多停留，只好背了包裹作徒步長行。沿途所見就是一夜不閉戶，「道不拾遺。」大軍過處，村屋門窗被兵爺們燒燬吃了，或老百姓自己帶走藏過了。難民背不動東西，只好將空箱，棉絮，甚至棉衣等拋棄掉，更沒人去拾來加重自己的負擔。我行重行，背上的包裹也越行越重。正在棄之可惜，背之太重的爲難景況中，後面來了一個空手走着的青年漢子，我請他給我背一背包裹，願意多出腳力。漢子說：「好，我給你背，不要錢。」他滿臉高興得意之色，這是在無數難民的臉上所找不到的。我覺得奇怪，盤問他的來歷。知道他是新兵隊的壯丁，才跑出來的。他家離此只有五十里路。他說：「今天晚上還可以趕到家，家裡的人會當我是鬼魂回去哩！」他很喜歡談，一面走一面講他自己逃新兵隊的故事給我聽。

他先敘述了一番家境，以及如何被捕，如何化錢，如何被捆綁去，如何受虐待等等司空見慣的後方壯丁一般所經過的經過。之後，他說：「我被接收到新兵隊，還不到半個月，這倭性命總算靠着魏保佑，拾了來的。新兵隊有好幾個，我們一隊因爲上崗吃緊，留在鉛山縣境訓練。共有三四百人，

關在一座廟裡，東洋飛機亂轟炸，大隊長不准我們送警報，七八天前飛機來了，大隊長把廟裡大門鎖了，自己和許多官長到外面送警報去了。兩架飛機在廟上盤旋，我們有的躲在屋裡，有的伏在牆腳邊，天井裡。兩架飛機穿梭般一來一往在頭上低飛。有二個新兵嚇得整不住，爬上牆頭想逃出去。這一來，不得了，兩顆炸彈一齊丟下來。我伏在地上，只聽到噹哩哩，轟隆，噹刺刺的聲響，神志昏迷過去。醒來時見到一個弟兄，削去了半邊頭頂在我旁邊。黃黑的煙塵把整個廟罩得看不見，耳朵裡只聽到喊救命的慘厲聲。有許多人已敲開大門跑出去，我爬起來跑，兩隻腿已酥軟，立不住又跌倒，等我跑到大門口，那大隊長和十多個官長著水亮槍，手槍，喝我別不要動。開了幾槍，打倒一個人，許多人只好退回來。叫我們排好隊報數，站著不許動。這兩顆斷命炸彈炸去了三間大殿，七間小屋，我們新兵死的傷的有一百幾十個。逃走了一百多個，我們不死不傷的又逃不掉的，只剩了百來個。當晚押到另外一個新兵隊裡合併去受訓練。大隊長召集我們訓話，我聽不懂，不知他談點什麼。有一個班長，胆子真大。他立正報告大隊長，說官長們領了門送警報，齊弟兄們死了道許多，實在太冤枉。大隊長板了臉孔說：「你懂得什麼！飛機炸死人，這是東洋鬼子不好，不是我叫他炸的，如果我弟弟兄弟外面送警報，你們送警報了，我要砍腦袋的。你懂得什麼，不許胡說。我們弟兄聽到，只覺得氣氣死人，却說不出道理。呸呀，先生！當兵的真比豬還蠢！」

我問他這次怎樣逃出來的，他說：「我不是逃出來。鬼子兵到上廟，我們隊上領不到糧，大隊長、連排長、軍需文書，都一個個溜掉了，沒人來管我們，我們看飯也沒得吃，大家就走了，先生！你看，我不是開小差的，保長總不能再捉回來的吧？」我他的談話又轉到保長身上。我們談著走著，走了二十多里路。看見前面有座炮車陷在路泥中，有十多個兵拖的拖，推的推，砲車還是深陷在泥裡不動。漢子對我說：「先生，我不過去了，他們要捉住我拉砲車的，拉拉砲車不要緊，只怕捉住不放我回來。你是文弱的先生們，不要緊的。」他把包裹交給我，急匆匆的跨下公路，我叫他等一等，

「給他錢。他搖手「不要了」「不要了」」我立刻點着山上一個村子跑去了。我先上前，把炮兵已到了四五個鐘頭人在對岸拉，並我走了包圍者。幸而後面到了。料大亂事，炮兵到汽車後，炮兵前停住，乘客下車，把車子放在汽車後，汽車前面推，我們後面推。炮車很快的拖出河溝。汽車司機下來解車子，炮兵不允許，要他直拖炮車到福建崇安。司機：車子載的人貨過重，無法再拖。炮兵說出一個軍事第一，取民今年的大道理。乘客可以跑路去的，大炮很重要。司機再三求情，只是「不行！」「不行！」汽車裡下來一個押運員，對炮兵說：「同志們，車子實在太重，抱不動。請你們自己多辛苦些，這點，買包香烟吃吃。」說着把一捲鈔票遞到一個掛中士領章的炮兵手裡。押運員揮手叫乘客上車，開了車子，汽車開走了。我急步走了十來里，才休息下來。到了深夜，山上，見到炮兵幾個人由炮兵押着拖着砲車也到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包圍分成兩包挑着走，遇到不利牛馬路，後面有個老兵挑了一只小包挑和竹筒子上來。他和我攀談起來，聽到我的口音，認識同鄉。他說他要到浙江龍泉去，可不可以允許他替我挑行李。我問他要多少錢，他說不要錢，只要認做自己能挑好。他老實告訴我，他是××師出來的，團師部就在這山上。他當兵四年了，年紀已經快五十歲，實在吃不消。我答應了他的要求。他跑到山邊涼亭背後，很快的脫去軍服，拋在牆角，換上預備着的老百姓裝。他挑了担子，一路要快更慢的走着。

有一天下午我們走到一個村子邊，村旁有條溪水，見到那溪邊上有人聚集着，還聽到有女人哭喊聲，牛的慘叫聲。我們跨下公路去看，看到一隻黃牛縛倒在地上，兩個兵按着牛頭牛頸，一個兵拿着一把菜刀在割牛的頸脖子，黃牛嗚嗚地叫着，一個老婦人臥在溪邊上滾着哭着，頭臉被石頭撞破流着血。那割牛的兵一面割，一面回頭看着老婦人罵：「那媽的！一條牛要值幾千元，五十元了得事，有這便宜？牛！那媽的還哭！」拿起刀子向老婦人罵着，不許哭鬧。另外三個兵圍着看的人，「

仙媽的「着什麼！」我那同伴對我說：「先生，沒我們事，走！」我就回身走。有兩個老頭兒也跟着出來，我問怎麼一回事。一個老着嘆了一口氣說：「現在世界還有什麼話說？那頭黃牛肚子裏已經有小牛，是那老婆婆索的性命。那老婆婆和我們都是這村子裡的人。這條路半個月來不知走過了多少官兵，我們這村子又坐在路口，我們只好把牛羊豬雞以及稍值錢的東西，還有年青的女人都上山，躲藏。那頭黃牛且該死，好好在山吃草的，卻尋路回到老家來。老婆婆不見牛在山上，就忙尋下來，那牛早就被兵們牽到溪邊四蹄纏倒了。老婆婆再三懇求兵們放了牠，願意出五十塊錢送牠，買肉吃。真是老鹿口裡討甜言，那會成功？老婆婆的大兒子當兵去了，大媳婦小兒子和兩個女兒全靠這頭牛活命。唉！這個年頭，還有什麼王法，老百姓真有什麼好說的！」說着搖搖頭進村去了。

我們走了三天，翻過四十多里的分水關，到了閩北崇安。我那同伴要分路往東走了，我給他二十塊錢，他千恩萬謝而去。我再走十五里，到達武夷山下的大鎮赤石。我準備在赤石朋友處住下，看時局怎樣，再定行止。誰知幾天後集中營也移到了赤石鎮。我起初以為從此可以不看到地獄慘景，轉瞬鬼影，偏是冤家難解分。那條小屋子裡少出去，想一眼不見為淨，但仍無法瞞住我的居處。敵人聲音要往江西，浙江兩路分師進剿，三戰區的軍政大機關在武夷山邊幾個城市村鎮遷徙，我的朋友也在赤石鎮等候。我離開朋友，兵慌馬亂，無路可走。後來聽說集中營不準備長駐赤石，將要移別處去，我只希望他們快走。

武夷山乃天下聞名的好風景去處。內戰時期，曾是紅軍老根據地，老百姓還談得出當年動人心魄的掌故。雖然紅軍早被「剿」走了，「匪」化的老百姓都化作刀頭之鬼了。（據說當時崇安城裡老百姓，死亡，屠殺之餘，只剩下九十多個人。）現在武夷山重岩疊嶂，幽谷迴溪，已是官軍們的避寒桃源，太平勝地了。但大官爺們轉瞬而定，到此「赤匪」故「巢」，想起當年，不免還有些操心吊胆。惟恐盜匪不盡，冤魂復活，又來與官軍們作起難來。一天夜裡司令長官公館裡的傳令兵被搶去了自由

車和衣物，急報長官，發現「赤匪」。按官報警衛隊追捕來，捉到了三個搶東西的人，人雖俱獲。都不易確證更不「赤匪」，而是長官的高足，中央軍校三分校的學員。這種風聲鶴唳，駭神見鬼的事，也不止一樣。

大官爺們就心的事件，在有一天終於「來了，來了，果然來了。」集中營移營出發，第六隊離友，當護送營到彼岸山上時，全體軍事變動，用石塊拳頭和憲兵特工肉搏後，衝進出去。當時攔腰截起，喊殺之聲動全鎮，憲兵立刻大隊出動追擊。狂殺暴富的官爺，斷定這是有計劃的暴動，外面必有當地老「赤匪」接應，都發動着去的方向，又是原來「匪」化頗深的山區。於是號令四處戒嚴，並增調大軍一面協助憲兵追剿，一面作戰門準備。鎮上的避難客，不己感於殺人放火神惡怪異的胡說，今又放開某山頭有好幾百放匪散放，手持紅標花銀的「赤匪」集結着，更看到官軍比臨大敵還聚聚敲鼓備的事實，真覺得傾倒連夜雨，才逃出敵人的炮口下，又穿過紅軍搜剿中，帶着草木皆兵，不敢安枕。幸而一夜沒事。去追擊的憲兵隊和團旋回來了，捉到三四個暴動者以及十多個老百姓。鎮上空氣緩和一點，但晚上戒嚴，斷絕交通，直到集中營移走。

我聽到這事件發生，也是幾年被蛇咬，見條非蛇拔脚跑。我們住處和集中營近在咫尺，曾去過幾次，又在街上同他們招呼過。弄得不好，會說特工們疑心接應之理。再被弄去做「參考」(註)。在不放心心，夜半敲門也不得不吃驚的半頭，我真心虛，越疑越心虛。在屋子裡再也不能坐立得定，於是跑到山上一個朋友那裡住幾天再說，明哲保身，至是是非。

又過了兩天我來告訴，集中營已移到建陽去了，昨天槍斃了許多許多人。聽說：「我在窗口看到押進去的一百多個人，我還以為也是送到建陽去。」那知道此人走進去不多時，忽然聽到許多槍聲。大概營南面那塊荒廢的大茶樹發出來的。我嚇得心驚肉跳，知道那走過去的許多人，一定被槍殺了。天呀！我親眼看到活靈靈的人才好逃走過去，不過一個鐘頭，想他們都無故的遭毒手，性

命有了！天呀！真有人不敢想下去。啊呀！不知道其中有沒有我認識的人哩！要是你還未出來的話，我那時真會發瘋哩！」妻的脾氣已喘不住眼淚，聲音也哽咽了。我聽着這消息，只是發呆，心裡還想或許不致於一百多人都被殺死，或許殺了幾個，其餘是陪綁惡孽的。可妻說她聽人說的確統統被殺了，屍體還懸着，保長在叫伙子去埋葬哩！極度的殘酷慘毒，使人反映的，不是悲痛而是憤怒！

第二天我回到赤石，晚飯後想去看百多個同志的殉難處，認記他們的埋葬地。我從小路迂迴還繞到那茶樹坡走上。偏不巧，路上遇到三個憲兵押着兩個老百姓走過來，回避不及，那憲兵班長招呼我了。我問到那裡，他含糊答道「前面」。看那老百姓，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兒，一個是老婆婆，都被繩索反手綁背的捆綁着，死灰色的臉上，毫無表情，蹣跚地走着。前面就是那荒廢的大茶樹地，這兩個老百姓大概就是特工們所說的「赤匪」，或「匪」化之民了。他們正被牽到屠場去，死神在等着喝血了。我不再走過去，繞轉方向，等憲兵們走得遠了，立在溝邊，遙望那廣漠的廢茶樹地，只見荒草老茶叢中，有幾處新翻的赭色沙土，鳥鴉在上面來往飛着，還有四五個老百姓在一處，不知在幹何事，這還未完畢埋葬工作罷。暮烟漸漸籠上來，野風嗖嗖掠，扶拍，我不禁打了個寒噤。我向殉難的同志俯首靜默回來寫下幾句似詩非詩的句語。

（註）特工辦理一案，把明知與該案無關，而又放不下心的人捉來，名爲「參考資料」。

而你們安息吧！同志，朋友！你們的事業必然勝利，必然成就，

你們將與你們的事業，同垂不朽。武夷山赤紅的岩石，煙烟悠久，
出溪的滔滔碧水，從夜奔流，你們的埋骨處，我將誓死銘記在心頭。

總行這麼一天，

總有這麼的一天：

千萬人，勝利的歡聲高舉在手，附上你們鮮血潤色的，這塊紅旗，
象徵你們向你們的英魂祭告：「你們放出去的，我們已經全收，

「你們的榮光永耀千秋，

「你們瞑目安息吧，同志，朋友！」

國北的氣候很不好，煙瘴悶溼，瘴氣很會發瘋，以來的人，多不免了一場惡病。我那晚回來，就諸疾發作，閉了有幾天。前回在石塘要跟我走的那個，等到了我這裡。他說已經請好假，決心不幹了，要向我借點路費到別處。我問他關於赤石暴動，屠殺事件的情形，他據他自己親見以及聽到的告訴了我。

當暴動的時候，他不在場。憲兵隊去追捕時他也被派出去的。他們追上去，暴動的人已分路逃去，不知去向。他們到各村子挨家落戶去搜查，盤問老百姓：暴動者有否到村上落？向什麼方向去？村上有沒有人帶食料或呢衣等暴動者等問題。據特丁頭子們說，那邊老百姓全是赤化過的，所以老百姓答語含糊，一點的，統統捉起來。有鄉保長等來保的，就釋放，其餘還有十多個認為可疑的，都帶了來，嚴刑審問了幾次，審問不出什麼，有幾個細弱的就放掉了，還有幾個被關起來。據這一帶地方，潛伏着的老紅軍還很多。特工太頭子們恐怕跑出去的人通了他們來，和營裡的「頑固份子」裡應外合，於是決定鎮壓一下，免得再出亂子。命令各隊把「頑固份子」的名單開上去，一共有一百五十多，經過審查，把有社會關係殺了之後還有麻煩的，圍捕了十多個，其餘統統決定槍斃。那被帶回來的，當然不得活命，只有王革先因為醫術高明，集中營裡姓吳的醫官所佩服。那醫官與特務關係少一點，認為這還像一個醫務人才就不容易，起了憐惜憐憫之心，幾次以身家性命去担保，還說動了幾個會經生病由王革先醫治好四隊長及太太們幫忙說話，才留得一條命。

決定槍斃的一共是一百四十一個內中有七個，是女的。叫他們排隊，點了名，關說是改錯為一隊到

這陽上。他們走到那茶樹荒地時，見到官兵四面包圍佈置好火線，知道沒命可逃了。帶進包圍圈中，把他一分解幾處後，他就就一個個倒在水壳槍步槍機槍的子彈下。那幾兵等到同志們犧牲時的壯烈情形，他，「這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。一百四十一人之中，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流溪喊冤枉，其餘沒有一個不從容絕望，視死如歸，在高呼口號聲中倒下血泊裡去，有的已吃到子彈，還在血泊中喊：『中國共產黨萬歲！』有一個女的名叫楊瑞蓮的，吃了三槍還在喊口號，打了七槍才斷氣，頭顱都被打碎了。」

我問他：「你沒有被打槍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們除了官長班長之外，起初並不知道把他們去槍斃的，也以爲這批人都所謂『頑固份子』，特別管或押送打建陽去的。直到向茶樹地方走去，才覺得形勢嚴重，必可事故。一聲令下，誰敢不開槍，然而不早是過一個，許多弟兄見到這情形，實在忍不住下手，閉着眼睛開槍，不但手發抖連連發抖哩！我只打了一槍，不知有沒有打死人。事後想想我們這樣瞎打，打不中要害，反使受難人一時死不去，更苦痛。我們回來後，大家心頭不知壓着什麼東西，連呼吸都困難，真似做了一場噩夢。這事變給我們弟兄的刺激太大，我孤單下了決心，死也要離開這劍子手險，但連長已經注意我，直到前天才出來。弟兄們這次開說一大批哩！」

他說：「這次撤退中，學員死的真不少。除了赤石槍斃時之外上陣出發時沒撿掉時就有二十多個，路上病死的也有十幾個，到建陽後市後，患痢疾、瘧疾的很多很多，已經開始有死亡了。我看留下來的，如果不能再早日出去，那有死的危險。我一我與赤石底村被槍斃死的幾個人。他說，那幾個人吃藥還沒有死。當時特工請他們吃麵，他們覺得可疑，都不吃，只有李志芳吃了一碗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大概是藥裏放得太多或藥性失效，李志芳吃之後，只瀉了瀉肚子，却不死。就把他也用繩勒死，分屍埋葬的。這次撤退中，據他所知，新四軍重要幹部被秘密處死的，至少在十人以上。」

關於我出來之後集中營裡的許多情形，因為那幾兵急於要定，我病後也瘦了，沒有多談。後來我

從各方面知道這次撤退中，我們難友除了被批發動出去之外，個別逃出的也有幾十個。在赤石被屠殺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的一個姓梁的難友，因為被兵慌亂打槍，子彈只擦傷他腰部，他昏迷過去却不曾死，醒後也逃出來。集中營在周田村時，人數最多時有千把人。前後被殺死病死的有三分之一以上，逃出出來的也有三分之一，移到建陽還有三百不到些。等到二個月之後，我設法保釋三個難友，到徐市去接他們的出來時只有二百左右了。在徐市又死於惡病痢疾的不少，所謂分派工作出去的也有幾十人，保釋出來的，不過十數人而已。這二百人之中還包括幾十個未派工作的自新份子之內。到了一年年之後（那時集中營已從徐市搬到崇安城），人數又增至幾百多，但其中初期的難友只剩得幾十人了。

上路集中營的新難友，和以後陸續不斷送進出去的，以及另外關新四軍六七千軍士的鉛山集中營裡的，單這兩處前後就有七八千人。鄧錫川、西安規模宏大的幾個集中營裡不知有多少人，各戰區，各防區，各軍事機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集中營，中央、各省、各專員區、各縣、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監獄裡，各系各派大小特工機關的公開或秘密的禁閉所裡，又不知關了多少人。這總共的數目，不但一般人不能知道，就連國民黨各級政府也不會知道。不知那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，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，這兩個最高特務機關，有沒有調查周詳，統計完備。這以萬位計數的愛國犯，他們的命運也不免和我們上饒集中營的難友同樣罷！

爲了祖國的獨立，民族的自由，獻身於抗敵戰線，不被俘於敵，不被殺於敵，却被所謂「自己人」來慘毒虐待，殘酷弄死，真叫做「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」這種是非罪過，現代人心中都能明白，雖然還有許多地區的人，只可心裡想想，不可口上明言。後代人却不大會明白，認爲是獸虫人類裡所不會有的，人類那有此等此理。但當他讀了歷史，自會知道他的上代人類，尤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中國，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惡種，狠毒的運理，同樣罪惡。所以我們須再寫下去，查文筆來明辨是非，口誅筆伐了。至於這篇「殘酷」死，不滿意於現代人解除了「村」之爲惡，不若是其甚

「的疑惑而已。但有人看了之後，認為不夠周詳，不夠全面，不夠細膩深刻，不夠精彩生動，不夠……這意思，我也不反對。那後代人如果偶於冷架上發見這小本子，化幾個銅子（那時一個銅子不知是否值五六元國幣）買了來，經考據家的考證，認為確非小說謠言，乃是身歷其境，親受其感者的真實報導，那麼，也不無可資參證之處，或有助於歷史之研究和寫作罷！」

分類號 715.8

登記號 11185

注 意

本書爲公共財產，請加意愛護，不要污損，不要用唾液翻書或折角，不要在書上圈點、劃道、註字，不要裝入衣袋裡，最好簡包上書皮。

閱後請立即返還，便利他人閱讀。

東 北 圖 書 館

